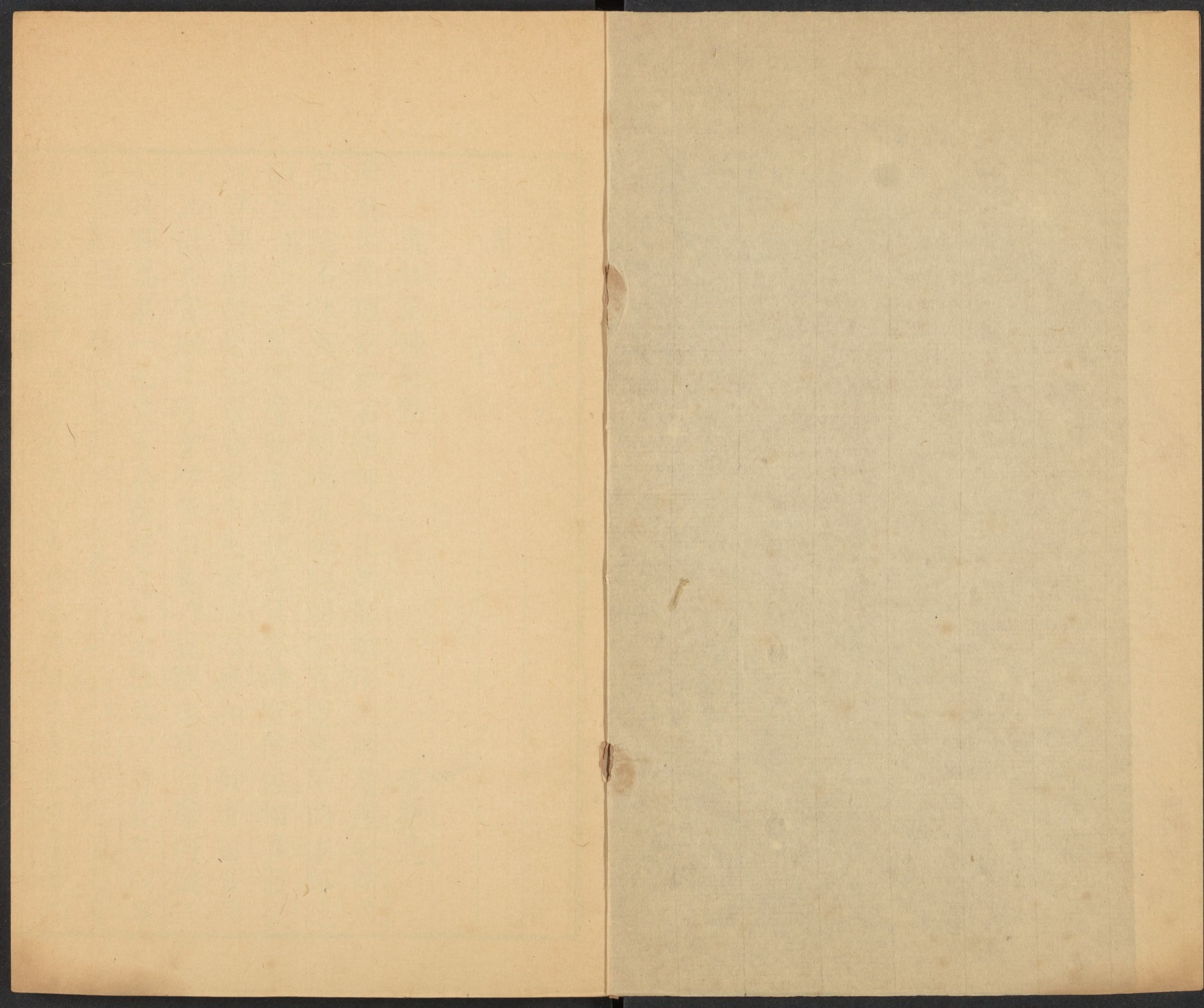


T 8193/C.81

9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38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八

藝文 銘箴

晉

東林萬佛影銘

釋慧遠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崖凝映虛
 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跡絕
 兩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勸靡將談虛寫容佛空傳像相具體微
 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
 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
 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靄歸途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
 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
 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托彩虛凝殆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映霄霧跡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
軒宇昏明交而未曙彷彿鏡神儀依稀若真遇其銘之圖之
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清靈
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
一對離此百憂其五

南北朝

慧遠法師塏銘

謝靈運

九流乘真三乘歸佛道往絕跡慈還接物孰是發蒙昭哉慧
日攝亂以定閑邪以律妙法常存悠悠莫往至人乘生皎如
月朗遠賞鑒物知狹知廣息心空谷訓徒幽壤秦皇雄惑蔽
理通情王孫偏解達死滯生夫子之悟屢劫獨明仰高契峻
俯深懷清惟清惟峻若隔迴絕惟高惟深志崇智潔昔在香

積今也明哲嗣之有人實隆廢缺捷度練數甘露流津律藏
弗故法性增新凡厥希道日知好人景薄命盡宗傾里湮寒
暑遞易悲興臯壤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
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唐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
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真乘
開設其輪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製存焉彤彤蓮宮於江
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啟迪我善
根是以作萬鈞之鐘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
杜海泊此方上士釋法觀釋法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人

實果其願將辦所作於時火官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弇之齊以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弘誓旣達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祝融回祿髣髴交應越五日辛丑新鐘成於是此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衢隘億兆諦聽鯨魚乃發訇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金界岌岌若震若蕩旣而拗怒散渙與迴飈俱激度越大千周流六虛經於禁城入於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清夜千門徹萬戶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於是聆其音者貪駸遷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吒王解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衆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勸善

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爲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宗我鐘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馬當山銘

陸龜蒙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乎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吮幸而脫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使舟楫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韋順中如劔鋌蹈藉必死鉤勢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彰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廬山女道士梁洞微石碣銘

李演

有形必盡至精不死默默順道歸根復始靈龜或昏朝得造

西海志 卷一百九十八 三
彼仙師獨覺閉跡山水巖巖廬峰上承太空紫雲深處石堂
在中靈以靜生境因圓融神氣無路與天渾同道昭成毀時
則代謝人皆惡遷我不拒化鶴飛塵外壇寄松下惟餘天風
蕭瑟晝夜

廬山元德先生碣銘

符載

五帝已遠道則浸微真氣蕭索淳風不歸愛惡糾訐遂成妍
媸鑽鑿正性潰為瘡痍邈哉先生體尚無為爰自東岱汎然
來茲宴坐空山照本冥思萬累去矣視身如遺時時輔和醇
酒一卮谿聲松籟盡為塤箎天有晦明形亦遷移頽然委順
與化相推玄德素風敦薄扶衰瞻望廬岳煙霞淒其勒堅巖
頂與山並垂

具壽大師塔銘

劉軻

增有德功有銘功可祖德可宗宗可師師可資嗚呼千載而
下資而後者知是增有毘柰耶之宗師

江州南湖堤銘

有序

李翱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築堤三千
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蓄水為湖人
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翱歌以記之辭曰

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潏潏南陂冬乾夏
澆九江漲潮潛潛逆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
其颯亦有舟航覆溺之憂澹壘疊路車輛其舟童嬰涕墮老
嬾號愁歷古建茲孰為氓籌濬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
拒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鬪臻莫不用
力千鎚響振燒謹相勵不督而勤堤既成止岡聯突起堅若

石城障為瀦水浦莞芡芡鴻鶻鯉惟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圮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宋

弋陽縣學銘

李 覲

慶曆恢儒首自東都爰及郡縣築宮授徒地不患小權不在大繫乎其人乃勤乃懈葛陂之南縣庭之東令異尉宇經始其中居室以嚴用器以利曰藝曰儀一為品制事則有變眾則有散非志之確誰足之踐易美知幾孔戒已甚太學三萬黨人以禁興雖有功廢或為福敝漏之下誦絃亦足勗哉斯道無與乎世儒之全安宜億萬祀

命箴

宜失而失斯謂之正宜得而失斯謂之命身之不修責命可乎謹爾攸趨惟道之圖命之不諧躁乎則惑慎爾食息躁爾之賊得失不言吾道孰辨臧之否之繫我之願言不以道幸其哀已食而搖尾彼獸之恥非道而哀尚盍恥之矧其無益祇辱奚為三十曰壯聖人以立先迷無悔今是猶及蚤詩夜書以遨以娛戒之勿踰天其舍諸

念祖箴

劉 燁

古之取人以德與年今之為人年者德昏惟家之索此其本根何以言之有子有孫表範不雅化為仇冤隳家則易造家則難先祖之創累微甚勤前日汨湮今方振騫前日餒凜今方飫温前不可思額蹙心寒今不可擾羸肌未完大小協心即為慶門鴟鴞之詩可為長歎墜淵願救人之常然既寧莫

戒韓愈有云人皆飲酒笑謔歡欣胡為醉醺涕居閭鄰書惡
涵淫肩征之篇載號載呶刺於初筵長家以嚴未聞噪喧撫
下以恩未聞多言人誰無生有德則尊人誰無死有德則存
生死無德冗物愚魂過不可再滌垢磨痕惡不可長履霜冰
堅積善必專細流成川秉心不虔藍不盈襜思此念此可以
紹先忽此怠此後昆何傳圖寫箋訓以代韋弦

信州祥符院新鐘銘

有序

孔武仲

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信州祥符院大鐘成用銅三百
鈞有奇其高九尺有五寸厚四寸廣六尺有三寸主者僧
曉儒鑄者諸杭張孝基越二十三日冬至繫之其聲輝煌
震動城郭既浹旬觀者不休退則歎息作生善意於是州
將號略楊亞甫為之銘而其屬魯國孔武仲又銘於石以
相之曰
上下無疆旁暨八垠有告必聞大聲以振叩之則應不用則
默既以時動亦以時息

曾鞏墓銘

韓維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斯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
翊發為文章一世大驚哲人既萎邪說嗥吠公不聽瑩徑前
無閔砭廢藥瘍荆昏剔瞶波濤汙汙東入於海姬淪劉亡文
弊詞靡引商導羽偶六駢四組繡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
鷹揚虎視發揮奧雅祛斥浮累巍然高山衆人仰止棲遲楊
曹翱翔書府如鷲之鶚如薪之楚出貳於越究問疾苦屬歲
大歉稼荒于畝興積於民發藏於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式
歌式呼謂公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日補葺剝弊

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勞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
觀帝曰汝賢母遠王室其代余言汝曰輔弼五聖大典維公
紬繹百官正名維公訓勅忠言嘉謀入則造膝公用不竭公
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并序

黃庭堅

分寧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賴學以成就者少
挾書以遊四方者多蓋在官嘗曰獄訟之不得其情賦租
之不登其時簿書朱墨之不當其物寇盜發而不輒得是
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石之任也故廟學巋然未嘗過
而問焉彼蓋不知養士之源發於縣鄉爲民父母豈聽獄
求盜之謂哉今吾宰延平胡君器之之爲縣左規而右矩
謹名而務實教之用經治之用律其聽民不怠其牧民不

煩豪吏斂手困窮得職然後盡心於學乃舉其鄉先生與
一經之師位之以師友而作興可學之民弟子嘗溢百員
器之率其僚潔牲酒豆籩釋奠春秋諸生升降成文耆老
歎息則合謀曰羣居講學嘗病無書今令君不鄙我民使
得燕居以勤已事甚大惠也惟是公家力不能者吾儕其
勸成之於是學有職及諸生之父兄皆自勸市書以給諸
生之求且爲出入之不嚴不可以保存暴涼之不時不可
以持久又相勸作書閣并祭器而藏之閣成謁諸令君令
君乃以元祐八年夏五月丁丑釋菜於先聖之廟而告成
焉諸生則以告黃庭堅而請銘之於是有問者曰郡有學
朝廷爲之擇師教事備矣縣不興學亦病者乎庭堅曰是
不然今夫浮屠之舍非傳先王之道也而所居如林其墮

隳不守凡有官之君子必左右經營復之而後已關市之
征先王以禁利末其開塞有權今則徒會其入百人之聚
有網漏一金之利必請而張官置吏焉夫士不可一日而
無學民不可一日而無教至於興學聚書則雖萬室之邑
以爲非職之憂者何哉此可謂有爲民父母之心知發政
先後之序者乎諸生曰信如子之言請并書以詔後之人
則序而爲銘曰

凡治有條如機於紡經經緯積寸成兩管蒯之手簡切於
紉可席可履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所居風雨
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冊字以華閣華閣渠渠言
行之林聿求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驚
以迪有造得意自己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幕阜几
几吳味楚尾其下修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於民世得
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墮之永庇俎豆

分寧縣三堂銘

茂宰蕭公來撫我民自初訖茲惠政日新父母慈之知其苦
樂吏瘦民肥猶求其瘼靖共在堂敬畏在庭賓禮士子有涇
有涇我名三堂式頌式勸繼蕭公者無墜斯憲

洪州武寧縣東軒銘

有序

溫陵呂晉夫爲武寧縣其轡勒足以御史其俎豆足以和
民以其身爲綱以其僚爲紀其有所急也民以爲義其有
所漏也民以爲仁於其歲豐民間新作東軒以告豫章黃
庭堅曰以此聽民非以勤民也余觀今之爲吏訖三年則
解體不治民亦厭之今呂侯不得代踰四歲矣而勤民如

始至之日民亦安樂之惟恐其去也故銘以勸來者
呂侯爲邦如匠規矩除治燕處不即歌舞於以近之間民疾
苦里無追胥抱孫買鉏吏無重糈其虎爲鼠我班王春民在
東臯于耜于餉勸其作勞亟其耘耔無慢於教役乃暇日于
茅索絢桃李允矣松竹苞矣知我民稼雨澤時矣萬物芸芸
自本自根於其竝作我觀其復富貴浮雲荷戈而逐呂侯燕
處不棘其欲東軒高明有突有榮以納日月以陳鼓笙侯在
東軒左經右律燕及其僚射侯酒食咨爾後生式鑒斯今無
以豆觴費民寸陰

李元中難禪閣銘

并序

龍眠道人李元中爲宜春決曹掾盡心於犴獄忠信慈惠
於百度訟者伏辜而即罪如罪在已治罪之器人服而病

焉如傷在已卹其寒饑疴癢加以保惠教誨使宥者渙然
而悔杖者自今而悔流者在塗而悔死者方來而悔孔子
曰子產衆人之母也而書言不盡其行事未知其能若是
乎獄事旣飭於是築閣以退聽已無憾而後安禪而乞名
於其友山谷道人山谷曰菩薩久習勝妙禪定於諸三昧
心得自在哀閔衆生欲令成熟捨第一禪樂而生欲界是
名菩薩難禪可名曰難禪閣龍眠曰若是則吾豈敢不
勉焉請爲我銘之山谷曰勸已以不倦勸同事以不倦勸
萬物以不倦故曰難爾夫禪又何難銘曰

正念現前常樂我禪於法不難生死險地施物無畏於法不
易能易能難則無難易俎豆鴆毒使令虎兕蛻乎其無功澹
乎其無味至道之極不出於聖人萬物之祖不歸於天後百

世而見堯舜忘義忘年不動不禪坐無生禪

跨牛菴銘

并序

吉州太和縣普覺禪院其東北皆修竹長老楚金開息軒於竹間余作縣時嘗謂金為我結草菴於竹北金方經營經藏未暇也他日菴成余已去金知余隨食於四方不能有是菴也則自名曰跨牛而乞余銘金蓋學牧牛於鄧峰永永學牧牛於黃檗南南無牛來者穿鼻焉永牧牛者也然其牧不勤其牛不煩金之牛純白矣跨而不敢下恐其蹊人之田余之與佛者遊觀蹊田之牛其角觶觶如金之能自牧者蓋寡矣故作銘

惟水牯牛頭角堂堂以作意力徧行道場舉頭看月終不觀銘浮鼻渡河蹴蹋源底三界為田眾生為稻由我深畊世無寸草我跨此牛無繩與鞭要下即下馬後驢前

三峽橋銘

二山劒立瀧落天路北垂康王之簾南曳開先之布銀潢傾瀉起蟄千雷斲山為梁無有壞隕驪龍守珠不可釣罩式告游者登危思孝

周元翁研銘

刻其中以有容實其踵以自重綈衣漆室盥濯致用風櫺垢面蛛網錯綜游於物之儻然吾與爾同夢

止堂情話室銘

有序

王十朋

南浦陳臺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以名室命梅溪王某銘之銘曰

金玉滿堂不以名堂彼外物兮非可常大學之道在於知止

子以銘堂端有旨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身非遠而正子心兮誠子意定應不離方寸地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況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苟不情將惡乎用其情獨不見夫陳子之入是室兮無話不情非情不話顏津津兮嘗自快願子擴親戚之情意均此話於疎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為悅也尤大

遷善齋銘

有序

王庭珪

李成叔志大而氣剛年尚少好學惟恐不及精悍之色發於矚目治所學之齋名曰遷善余固異而識之知為章貢先生字先之之子先生以危言直道不容於世江南人師其學而慕之輻輳宜成叔之淵源有自也夫學本於人性恐跳而逐諸物則磨揉刻琢日趨於善使不見異物而遷

為惡之心無自入焉推而上之納諸聖賢之域可以師友千載陶冶萬物蓋積久成德其神明變化去道不遠非特出幽谷遷喬木而已苟不中道而畫廓之以廣大極之以高明如五星北斗之麗天泰山之崇崛海運徙於南溟背負青天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信如參辰之不相比也成叔進乎此覺而能遷未見其止其可量哉乃句銘於廬溪王某為之銘曰

擊石出火鼓鐘得聲不鼓不擊寂無聲形人之有善物中最靈揉以學問其識乃明跛鼈千里六驥不行玉不加琢器何由成吾觀成叔挺挺有立學有淵源家聲赫熠深山大澤龍蛇蟠蟄實無所遷假遷而入猶天之升不落階級參辰殊途追莫能及

寶珠寺鐘銘 有序

寶珠寺距安成之北四十里寺僧慧海當干戈之際誘檀越鑄巨鐘張皇佛事以鼓舞山中之民盧溪真逸為之銘曰
蠢然冥頑孰與覺空中雷電忽磅礴大音希聲本無作回祿奮怒飛廉惡一鼓成鐘神所託劍蟠蛟螭怒牙角六種震動天雨雹鑄此銘詩呵不若

竹友軒銘 并序

謝 邁

謝子闢軒於書館鋤荒剔穢植竹數十本游居寢臥其下竹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似之故命其名曰竹友而為之銘銘曰
層冰峩峩萬木被雪我觀茲竹勁氣貞節桃李其華燦燦中

林我觀茲竹淨綠寒陰惟竹有材可管可籟斤斧勿侵以保
天年我挂我冠與竹燕休養成嘉實鳴鳳來遊

求放心齋銘 有序

朱 子

程君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為之銘矣新安
朱熹掇其遺意復為作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忘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淳熙三年丙申夏五月甲寅書

白鹿洞講座銘

師道絕塞以圮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臨孔昭式

訛爾瞻

懷玉研銘

我輯墜簡大法以存孰摯其實使與斯文點染之餘往壽逋
客墨爾毫端毋俾玄白

慶元丁巳三月庚子懷玉南溪近出此石徐斯遠以余方
討禮篇持以為贈會分半橐以屬呂子約於高安因掇寄
之慶元疆圉大荒落日南至晦翁記

薌林銘

孫覲

肝膽一如薰蕕殊臭鼻識妄聞六鑿交鬪唧蛆甘帶蜣螂轉
園嗜痴腊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修紉之
為佩手援紫藟掉芙蓉旗蕙肴蘭藉飲芳食菲芳菲滿堂薦
馨在德葵傾草靡偃風就日帝闈九閭孰播厥芬神交夢蘭

基於獻芹扁榜莪莪來從天上璧月流輝浩褰帷帳天命不
諂惟德興諸錫慶毓瑞充公之閭

存齋銘

有序

葉適

蔣少韓名其燕息之齋曰存請為銘未暇也又揭於弋陽
之便坐乃銘曰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耶眾善之
門如彼聚粟常足倉困性因物迷心與事往必謹司之勿抑
弗放勿趨有為勿墮空寂是固無存孰妄為得壯矣弋陽觀
竹青蒼厥壤夷甚水廣山長上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
以作民怙

核齋銘

有序

姚鏞

青原陳羲以核名齋敬菴姚鏞為銘其義銘曰

是核雖微中有太極散一於萬斂萬於一元亨利貞根條花
實實中有元生生不息反觀我心有如此核擴而充之碩果
不食旦而伐之害仁曰賊敬之敬之以種厥德

廬陵譚校正以自牧名其齋請余銘之 徐鹿卿

山兮巖巖而蘊於地至高能下乃謙之義是心之微出入無
時一失其養矜夸敗之大言欺世盛氣凌物求名而亡為德
之賊衆山雖高猶有嵩衡嵩衡極矣天在其先君子人與卑
以自牧若無若虛雖足弗足追羊羊亡飯牛牛肥凡物之道
推此可知

黃養正僊遊碑銘

白玉蟾

廬山之下湓浦之瀕山高水長不見斯人竹月涓涓松風瑟瑟
遐想仙姿風清月白

元

崦山銘

吳澄

盱東有山挺拔嶙峋山中有蔚秀清淳編山維季旭山維
昆各以專壑誰復爭墩山以人重名當永存伊人曰山伊山
曰崦亦名之寄奚實之論彼蛇彼蜈夫豈其倫

忍恕堂銘

百字可以睦九世一言可以行終身中人之行聊以寡怨君
子之道將以同仁苟內所宿藏渙兮冰雪之銷則外所周被
盎然天地之春是知有事於恕者忍不必有無事於忍者恕
不容無斯其可與論元氏名堂之意乎

寶敬齋銘 并序

吾聞老氏有三寶提舉薛玄卿學老氏道而三寶之外有

一寶焉曰敬夫修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之後失其傳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為聖傳心印程子初年受學於周子周子之學主靜有如老氏守靜篤之意而程子易之以敬蓋敬則能主靜矣玄卿之所寶者敬雖同乎孔氏而亦老氏歸根復命之靜與銘曰惟周學聖云主乎靜惟程學周則主乎敬惟敬故靜惟靜故定定故不遷心得其正定而無適虛明若鏡應而無二公平若稱湛然澄瑩不將不迎斯敬之功存我恒性卓哉玄卿學有印證所寶非他上帝正令

遜齋銘

并序

兵部員外郎崔君字耐卿名其齋居之室曰遜銘曰

粵稽商訓惟曰遜志聿觀周誥亦曰遜事遜之為言其意曷謂謂當卑順謂宜退避卑順伊何順理順義退避伊何避權避勢理義謙謙致福之原權勢炎炎召禍之門謙若水流永久滋液炎如火熾奄忽滅熄心常卑下不欲尊己身常退後不敢先彼自下者尊自後者先一遜之餘百祥萃焉有扁有銘朝夕警惕神所扶持俾爾多益

游壽翁墨銘

凡木之類松之壽為最其液降而下者為琥珀壽可千歲其氣升而上者為墨壽可萬世惟爾不朽此所以久惟此可久爾所以壽壽以此乎壽以爾乎此壽爾壽兩相無窮爾壽此壽一將無同莫明初終問之墨工墨工為誰游卿壽翁

存齋後銘

存存何事吾有吾天孟後千年斯秘失傳誰其嗣之宋代儒

西泠志 卷一百九十八
先臧塾揭名希古聖賢柴筆摘辭耀今簡編聞孫克世守護
彌虔玉韞於山珠潛於淵爲之難甚言若易然前修邁美來
者勉旃

南軒書院山長臧廷鳳朝瑞之先大父扁其書塾曰存柴
獻肅公銘之臨川吳澄復觀遺墨申之以三章章六句繫
於左方云

藏書閣銘

程文海

前數千載在方冊如見其人後數千載有方冊此心此身孰
不靈於物乃謂席珍孰匪秉彝而曰覺斯民吾愛吾廬豈以
專壑讀書名山尚友先覺方丈瀛洲玉室金堂遠莫致之吾
有華岡插架非藏咕嗶非讀咨爾朋來問津三谷大德八年
暮春

慎獨齋銘

李存

獨者何我是已日之中水之止焉用慎乃糠粃世久降僞妄
起喻如家還萬里死不歸亦可恥哲人言開曠昧策雖在信
者幾扁迺堂洞厥旨慎斯足矣

居敬齋銘

我本敬何庸居客他鄉欲所驅苟知非問歸途日日行勿斯
須久則安聖工夫視吾齋扁不虛果能然孔之徒

龍虎山道藏銘

并序

虞集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爲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
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
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
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

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概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沖靜先生留用光見之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爲之而余獨見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蓋加於舊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關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亨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鐘起鐘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旣爲藏室亦買田食其衆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三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太始虛皇之廷天貞丈人象氣鍊形結畫神丹出圖帝青散亡荒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縱橫自然非有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爲經五千其文載

之兼軒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牝虛玄寧配天作極
宰於化亭肩孽緒餘襲武承馨法言神方枚數以筵要其宗
旨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
篆茂刻石雕玲龍韜括籍虎帶縈緹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
衛雄毅陰官娉婷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
實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
傾

潭心齋銘 并序

揭傒斯

金谿洪君玉純其先府君號碧潭遂取翰林學士吳先生
賦碧潭詩語名其齋曰潭心為之銘曰

山下出泉混混其源流而為川瀦而為淵淵淵其淵潭潭其
碧含星為珠沈月為璧其止非息其應不留溶溶而春湛湛
而秋觀靜於動知靜之用用無不周若未嘗動觀動於靜知
動之靜廓乎有容表裏交映惟淵之深又名曰潭視潭之碧
於彼潭心

孝友堂銘

孝首百行友列五常為仁之本為政之綱學由茲始行由此
推善由茲長慶由此基是以孝友著乎詩書君子述之為世
之模不求父慈而責子孝不求弟恭而責兄友父無不是其
責在子弟有不恭或自兄始子知盡孝敢望父慈兄知盡友
弟恭敢期父無不慈弟無不恭惟孝惟友克誠於中一有弗
誠必致怨尤日復一日化為寇讎范則有匡鴈則有行而况
為人敢不自強孝盡生慈友恭亦介孝慈友恭百世之祉子
復為父子必紹之弟復為兄弟必效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惟顛孫氏以克永世何以克之勝私室欲家為一人族為善俗既貴弗驕既富有禮一家興仁里為之美蘇子說剛乃祖是敬子孫孝友鄂國是命我作銘詩式篤爾慶神之聽之有永無竟

萬里窗銘 并序

何中

臨川鄒衆名書室曰萬里窗涿郡盧處道題榜廣平程鉅夫作記名士作詩賦廬江何中作銘曰

曲士自窒跬步弗通巧夫善詭折旋蟻封惟彼健者以力自雄虞淵逐日大澤繳風接武章亥度程計功有弗能踐悵然莫從詢美伊人一窗自容南郭隱几老子猶龍以神合虛軌轍俱空卷舒以時得環其中樂只伊人令德攸崇

錙恭安說并銘

歐陽玄

安成錙君彥恭才氣敏達學問充裕因其有彥恭之字朋友號之曰恭安彥恭不能辭求一言以自勗余昔受讀論語子温而厲一章嘗謂温而厲一辭若總下兩句所謂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威自厲出不猛有温在其中此易曉也威而不猛可總於温厲恭而安何所附屬曰書言恭作肅又有所謂嚴恭嚴也肅也非厲而何且二者非可久之道也持之而安惟温而厲者能之豈非互有所發明乎恨玄生晚不獲質正於前修彥恭之請姑志臆說於此願與識者商確之銘曰

人生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或偏動鮮無愧聖人所養全體渾然貌恭而安語默皆天希聖力行積久持敬澄其氣質懿哉德性恭非勉強安亦從容聖功既熟無適非中大舜命夔臯

陳九德變化攸宜君子斯則千五年後橫渠猶疑錙氏之子其殆庶幾

豫章樓銘有序

柳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龍興而龍興古揚域豫章其郡名也泰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於城上實備雉門之制題其榜曰豫章以爲治格章明則民胥悅豫有以靈承上恩名從其舊具新義焉日既南至大合讌張樂以落之相臣臨席賓僚列俎酒酣歡洽咸謂新茲傑觀增壯南服宜有銘詩昭示永久則以其辭命貫貫不敢讓爲之銘曰維皇有野維地有區九土三條辨方制隅揚域入斗亦禹所敷春秋戰國捲裂紛如中江而西爰闢邑涂畫茲豫章曳楚引吳漢因秦郡建侯以居提封所旣海澨嶺阻洪始名州廢

郡之餘雖則分疆百雉維都觀察節度幢纛麾符作鎮開藩列城受呼守牧之良若史有譽宋制遵唐謀帥選儒迨更府號孝義則疎以年而命稽實本虛神元應天統御方輿旣定南紀旋安里閭時哉裕宗正位皇儲錫是分地襟江帶湖世祖有詔雷行電舒曰惟龍興由夫澤菹其潛其躍乾道與俱異指同音革之迺乎遂簡宰臣建行中書以張國威以宣廟謨亦訓亦齊無劉無斂課則民庸賦則兵車謹修侯度職貢乃輸富而教之俗恬以愉其北柴桑其南番禺萬里行涉不煩戒徒凡四星終若閱朝晡治理之成一軌無渝肆今省署堂昔雌塗府舍潭潭孰啟新模據勢雄尊象乎紫樞兩觀之間有列闔闥疏爲修閤達及交衢扇燼揚埃忽不須臾宰臣曰噫責其在余余有兵民企瞻所於譬諸服衷袂則有裾函

書驛聞報發官帑大寮部役令丞具需陶埴斬材工來于于
層構勃興鵬騫蜃嘘翼翼闌楯隆隆棟桴其崇五仞其廣百
膚上宜綴筵下可建旗雲宿藻井霞飄綺櫺西山晴翠時落
堦除如憑廣莫如挹方諸湖淶右汎江瀾左紆千帆輻集萬
屋鱗鋪警夜嚴昕有鼓鐸鈇有節干掇有栖漏壺坐息徙倚
有亭有廬亦有游氛不攘而祛宰臣來登稅駕踟躕曰今高
朗維昔溢洿匪增匪埤匪剔匪剝度不在奢名不在誣即榜
豫章在志古初豈惟志古示民不迂爾卜牲釁爾謀燕胥我
有嘉賓爾肅以趨上公維宰玄衮繡襦色笑娛賓其虛其徐
殺戢既升醪漿載酌吳絲蜀桐趙玉燕姝碭極之戲角觝之
夫次舉交陳卒徼虞虞講禮有容流風四徂以我豆籩易彼
斯爰聖人設險有不可踰域山界谿猶跡之麤治在郡縣謂
若蒲盧古然今否問牧棄芻宰臣維垣志範其驅大閑克正
小體自紆繫此江粵夥民曠虛八夫四耦三歲一畝畝有遺
秉野無逋租由宰臣賢仁涵義濡麟遊鳳鳴可坐以須載瞻
臺隍飛閣渠渠臨茲治城如承盤盂由穎陰侯爰始插椽歷
數千年考荇應圖洪惟寶命天降神扶赫赫宗支一本而夸
前星次焉麗於南弧熒光所被川媚壤腴封建之福在德不
孤宰臣作樓非以聚脯固國藩墉有隆無汙民之戴之時樂
以訐陋儒屬辭實繁且蕪請命劂工託諸砮砮

方齋銘

并序

黃潛

鄱陽胡君以方齋扁讀書之室而俾其子益來徵銘爲之
銘曰

輿之方輪以圓而相資鑿之方枘以圓而相違天下之方盡

於五寸之矩所不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君子方以正己之度圓以任物之宜主至靜以爲德不自毀於腓隨匪惡圓而喜方諒所乘之莫移爾息爾藏矩範在茲無矜而名尚允蹈之

清江慈濟寺鐘銘

并序

傅若金

去清江城南二十里丁家渡當江廣水陸之道歲春夏水潦暴溢舟人因阻險要重利行者病焉里人劉充成思弭前患乃致浮屠之能任斯役者得新喻廣惠橋寺僧永華持疏走上下即好事有力者勸共出錢造舟爲橋以通往來其旁屋浮屠令守之庶勿廢事未集會郡幕長月忽難君適至興利去弊政先仁民華走君匄主其事令出郡人士翕然從風以勸且無敢沮撓者華得錢若干萬緡橋爲

方舟四十有五爲浮屠屋若干凡木石工作之費橋萬五千緡有奇屋五千緡有奇旣成橋君割俸入錢二百五十緡畀浮屠令範金三百斤爲鐘勒歲月其上志始末焉集賢揭公僖斯樂與人爲善者爲題其橋曰月橋寺曰慈濟橋以君名寺以善稱昭勿忘也始工至元五年己卯九月畢工明年十月又明年至正改元辛巳四月君移官工部當去郡華與劉氏子本來請銘鐘且著君之不可忘者嗚呼昔鄭子產以有君子養民之惠而見稱孔子及以其乘輿濟人溱洧則猶不免孟軻氏不知爲政之譏而其存心則善矣甚矣古之君子之難哉近世之爲政者非徒惠不及民且多漁取以自利民病甚至莫之恤於是去子產遠矣其能知政之本急所先務而又割其俸入以建永久之

績如月君者夫固無愧古之君子而足感發今之人哉聲
之聞遠且不朽將有類是鐘者已銘曰

江之芮不可以揭不可以揭有坦斯濟民之聰不可以虹不
可以虹有鏗斯鐘鼓鐘鏗鏗震彼冥行孰其範之於閔厥聲
厥聲闕止佐於天子天子萬壽德音不已

自懲箴

嗟嗟為人維忠與信爾職於是式穀爾身宜言而失勿言而
出惟爾德之疾宜斷悠悠宜勤休休惟爾德之尤爾惟弗覺
爾則齷齪爾覺云然心胡不忤爾尚少時實克勉之亦既壯
矣反是不思見善爾取惡用弗履庶幾夙夜以安爾止

明

詩塚銘

宋 濂

河清嶽明効神之靈何蕤緩兮鳥文龍章於粲其英昌厥嗣
兮冥智斂真返諸至神靈英壚兮泄為醴泉三秀芋眠含真
符兮番山可夷番水可移道如初兮

學海齋銘

并序

王 禕

盱江吳尚志先生名其居之齋曰學海志為學也揚雄氏
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夫海之為物鉅矣百川細流也學
海而至於海無亦由其不息之功與嗟乎君子為學苟不
息也聖人之道雖大其有不至者哉百川學海惟其不息
而至於海君子學道惟其不息而至於道其理一耳尚志
志於學者也年已及艾而學焉之功罔或少間吾知其至
於道也必矣故為銘以諗之銘曰

學道之功惟不息是崇惟其不息斯與道同相彼海矣百川

學之川流不息故海焉同歸猗聖道之大猶鉅海然乃欲至之可不如百川弗川之如是自畫以盈譬彼丘陵曷喬嶽能成維時君子既艾而勤不底於大道不寧厥身有容斯齋作銘以勒之凡我學徒盍監於茲

散木菴銘

并序

散木菴者鄱陽蔡原仲先生之所居也先生之言曰吾散才也世固棄而弗用雖用矣弗能久且顯也吾今已老而無可用矣亂離之後結屋以居山之美材莫能致也而所取者特樗櫟之散材不足以就繩墨而施采斲然而吾散材也則取散木以爲居固其所也乃自爲文以記之金華王禕聞而歎之曰先生其有道者乎夫名造物之所忌也先生之才足以用世矣而自謂曰散才名之避也至其屋以散木而求以稱夫散才之號則其避名也甚矣非有道者能是乎遂從而爲之銘曰

木之散也以爲吾廬吾才之散厥宜斯居居之何如有安而無虞

怡怡堂銘

并序

貝瓊

廬陵郭惟琛氏唐汾陽忠武王後也與其弟獻琛同居共事和奏壘簾名其堂曰怡怡乃爲之銘曰

翼翼高堂兄弟居之兄弟孔宜穆乎春熙有酒在壺有琴可鼓靡朝靡夕唱予和汝惟花有跗鮮鮮敷榮其俯若覆其仰若承惟木有枝鬱鬱交布或屈而避或拱而附吾有兄弟實類於斯我奚勿如感彼無知弗恭厥兄弗念厥父俾親作讎曷異豺虎嗟郭琛氏忠武之孫上下怡怡餘慶猶存勿間於

外勿惑於內彼之聽讒德由而敗我作銘詩匪夸以言爰繼
鵲鴿薄者宜敦

梧陽齋銘

并序

劉崧

廬陵朗石曾同升謂同郡劉某曰先世有梧陽齋者吾曾
祖父游息之所也今毀矣將葺而復之以無廢我先人之
志子知我者盍惠以銘乎辭不可乃爲之銘曰

維古君子學必有所藏修以居高朗是與觀諸生物必得其
方如彼梧桐於山之陽維茲名齋本始周雅我琴我書爰樂
其下木之所植匪梧曷崇地之所憑匪陽曷從至和所被生
意畢達天行春融風動雲發侯條侯枚乃玉乃金蓊蓊其葉
淒淒其陰所以君子令德是做匪卑汚殊超匪楫棘異養宜
爾不匱先志適追爰新構之乃更揭之有蔚其林有朗者石
必敬無忝庶幾念昔作此齋者炳其圭璋雖皆有聞維時之
光

古心銘爲梁汝霖賦

劉秩

太樸未散混焉厥初人之有心與天爲徒主宰一身具此至
理天君泰然衡平水止應酬萬變無僞而真惟忠惟恕曰義
曰仁云胡世降習俗披靡有動於中從利而已七情交熾極
欲窮奢公私之際毫釐之差彼美梁君力學深造居今之時
復古之道方寸不昧靈臺炯如始終一致其君子與

安所止銘爲甘孔肅作

人之身心當安所止苟爲不然止亦徒爾君仁臣敬子孝父
慈所止之處至善在茲鳥之趨林止林則喜水之赴海止海
乃已世之學者胡獨不然昧於所止雖止或遷彼美甘君篤

志於學知而能行博而能約取易良象名其齋居思不出位
動罔或逾隨時處中景行先覺允矣君子無愧無忤

何侯廟鐘銘

并序

陳謨

侯自元朝至元丙子內附之初來監治西昌實能父母其
民保障其土故能廟食於茲百歲益虔彤嚮感通震於遠
邇禮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惟侯有焉先是廟有鐘鼓
嚴祀朝夕洪武之初鐘毀不存十七年衆善集力興是範
圍鳧氏告功非銘不永銘曰

惟侯之民功亦既銘於鼎鐘惟侯之廟貌非鐘不震耀鏗鈞
鏜鞳金聲烈烈匪惟侯威益彰厥德既鼓於宮亦聞於野侯
之出入有肅其駕彼蒲牢之吼徒驚於海隅曷若此音輯定
我民居侯有甘棠蔽芾於西昌我銘此鐘千載不忘

言箴

蕭岐

汝勿爲直直言忤人汝勿爲忠忠言危身惟忠惟直慎其所
投投非其人彼反汝尤懦其藏怒謂爲汝容恨者愧之乃速
汝凶出位之言汝以爲德曾不歸汝益肆其惑銘汝肺肝庶
幾自懲汝如不懲不如無生

欺箴

人而欺天謂天不知汝曷不聞天高聽卑人而欺人謂人不
疑汝曷不知人各有私天人之間昧者幾希凡欺之言祇以
自欺無用之辨達者後之有容之量孰校其非不以其迷祇
益其嘻嗟汝勿欺念茲在茲

環秀書屋銘

并序

楊士奇

永豐馮氏武昌名族詩書簪紱代不乏人自伯純甫始來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八
永豐愛其山水之勝遂家焉有五丈夫子皆明秀知學其
第四子敏舉進士累官禮部儀制郎中陞紹興知府將行
以其家環秀書屋求銘余在兩京以鄉郡故馮氏父子素
往還爲銘之以永示其後人銘曰
吉有恩江六一故邦山明水清靈秀攸鍾允篤馮公始來自
鄂相土建宅秩秩斯作其植林林其屋渠渠有兄有弟有琴
有書維兄與弟旣翕且好琴以悅心書以進道轟乎九峰時
出雲雨黜乎龍潭亦出魴鯉環屋有田歲則恒秋處者樂志
恬憺優優仕者行志曰余民福民將予德式光斯屋馮孫繩
繩祇念爾初以承其居以嗣其書

胡文穆碑銘

經國所資文武竝施維武以靖維文以治巍巍太宗統御九
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九襮秉恭執勤司帝
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帝仁萬幾燕閒清
問前席公所入告惟帝時懌公所蓄志寬惠被下沕穆泯焉
密贊鴻化春宮輔德平直之行二聖惟明燭鑒公誠好文之
朝儒林之首人聳其瞻公眎無有泊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
何心有好有惡仲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公好沒思不衰寵
章駢蕃賁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其幾金螺在左文川在右
埋璧有光上貫牛斗墓道之碣爲尋有多最行琢辭來者是
儀

清白堂銘

浩浩楊宗肇於弘農累葉載德繇太尉公太尉克明聖賢之
道反諸其躬允踐實蹈其蹈維何絕利循義維清維白弗涅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八
弗滓篤時之行以貽厥家肆其臣節日星皦如後有君子是
撫是師矧曰支裔敢背而馳猗嗟君子力學清履爰陟顯融
爲天子使任重道遠兢兢夕惕景範先德揭是清白川流匪
防汎溢孰禦維義維敬爲德之據猗嗟君子永篤念哉匪直
銘堂亦於我規

學箴

玉之成器磨琢以治木之中材斲於工師君子之德匪學弗
至爲學有方主敬集義心爲源本存養乎中靜專純一貫於
始終五常百行有物有則究其當然以臻於極理欲之幾善
惡攸判省察克治隱微不間前言往行我求孳孳自古哲人
誰非我師以朝以夕以思以蹈賦受匪殊克勤斯造蒙泉出
山其流如帶行而不息造海之大勉旃自強履用吾誠以達
於成以承所生

省齋銘

并序

周忱

吉水蕭君公遜題其所居之齋曰省蓋有意於日省其身
而且樂夫規箴之言故其友人周某爲之銘

閨室漏屋謂已獨知十目十手何嚴如之前有正路亦有旁
蹊趨避之頃異乎安危有美君子戰兢在茲防我志意慎我
云爲務履平正絕乎險私晝有所作夜思告神夜有所思晝
思語人行有不得已反於已毫忽弗省繆或千里學焉思博
業焉思勤用光世美益懋官勲視古聖賢思蹈往躅存心欲
然勿自滿足我作銘詩拳拳忠告省之省之永膺多福

李氏慈和堂齋銘并序

慈和堂者吉文李氏兄弟養親之堂也李氏之彥曰遵愿

曰遵懸曰遵遡皆與余遊余嘗愛其兄弟間內無私帑外無間言且皆恂恂雅飭好學不倦以是知其母氏之賢蓋遵愿兄弟方童稚時其尊君已去人間世所以教養訓飭俾至於成立者皆其母王孺人之力今孺人高年鶴髮康強無恙而諸子玉立怡怡然奉甘旨於一堂之上慈和之氣象於是可想見遂喜而為之銘曰

古之賢母擇鄰居之亦有兄弟伯壘仲篴匪伊母慈弗克誨子子之友恭母慈攸致瞻彼李氏有堂言言母氏聖善兄弟怡然昔之教矣詩書道義今之懷矣連枝同氣睨彼末俗豆其興歌我則不然和樂實多戒彼漓風箕箒諄語我則不然和樂且孺慈和之慶萃於一堂上天錫佑富貴康彊

敬畏齋銘

并序

都昌劉彥芳氏以敬畏名其所居之齋余友盧君邦臣屬為之銘銘曰

我思古人惟冀之缺耨於田間敬不少歇又思古人惟商之彭係木觀井克畏弗輕彼敬伊何為德之聚彼畏伊何為身之慮或捧盤水弗敬則傾心應萬事何驕以盈或臨深淵弗戒則墜身率百度何怠而肆人生天地貌焉一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敬怠之分畏忽之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立身行已誓將何其曰敬曰畏念茲在茲

德慶泉銘

并序

宣德壬子夏五月惟我先君贈侍郎月岡公始卜吉於仙獅石之南原時浙江憲使柯公啟暉方知州掌吾吉水縣事因先君之葬累來省顧時旱魃為虐連月告災柯公登

山而望焉見仙獅石之西崖有泉出石崖之上潺湲至平地前行十餘武至先君葬兆之西瀦爲一泓澄澈深數尺浸入地脈不見其往柯公躍然喜曰此地素未有泉今出於斯不在他處而在於侍郎公吉兆之右豈非昌黎韓子所謂有蔽於昔而顯於今有峻德之道欲名其泉曰峻德之泉可乎余謝曰地之隱顯非待乎人辭不敢當柯公又曰斯泉出崖石之上入於地脈之下豈非昌黎韓子所謂出高而施下欲名其泉曰天澤之泉可乎余又謝曰天道玄遠非人所干復辭不敢當柯公曰斯泉澄於一泓盈縮有時豈非昌黎韓子所謂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有君子之道焉欲名之曰君子之泉可乎余又謝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仍不敢當柯公曰此先大夫侍郎公之美力欲名之而不容辭余載拜而謝曰昔我先君嘗以暮齡遨遊山水間託郭景純之意觀其地理當時有人託先君欲求善地以希富貴先君嘗告人曰陰地不如心地可遇而不可求彼富貴之人皆因積德行善故遇吉兆豈人力之可求哉自是以積德行善爲心孳孳不倦今我公以峻德之道天澤之名君子之泉加於先君無乃非先君謙抑自損爲善不足之心乎柯公謝曰公之先大夫平生好德行善仁義禮智根於心處已應物一又純乎天理之公略無纖毫利己之私此暹等所素知而目睹者今之卜吉於斯而泉出焉豈非所謂人傑因於地靈其慶安得不衍及於子孫之無窮乎吾夫子有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請名其泉曰德慶之泉余聞柯公之言誠切懇至遂不敢辭然未敢輕

以告人轉瞬二十餘年謝仕來歸今年自春及秋亢旱愈甚遠近數百里溪澗源流俱涸惟此水在山中泓澄如舊起先君葬兆之西入於地脈去西南五里許復出於田隴之間汪洋浸漬吾弟恂友所畊之田百餘畝資其灌溉皆得全稔而余之兒姪仁顯輩所有升斗菑畲亦免枯槁人咸謂吾弟賑饑賤糶以繼述先人之德善故餘慶之來當如此泉之汨汨滔滔綿延而不已也遂因往歲柯公之言而為銘曰

昔我先君德善孳孳因遘地靈泉出於茲汨汨滔滔施及子孫穰菴獲登聿修不已凡我後人各宜勉旃餘慶之來有如斯泉

德潤堂銘 并序

熊 槩

余邑廖士彬清修好學之士傳習乎詩書窮研乎道德體諸身而驗諸心者蓋庶幾焉故以德潤名堂翰林侍講曾公子祭既序之余故銘以記之

一心之微眾理所會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施諸四體睟面盎背靜動從容天君舒泰玉蘊山輝珠藏淵媚歌斯詠斯迺德之貴

克菴銘 有序

周 敘

同里李君克勉以克名其藏修之菴可謂知所勉者矣來徵余言乃為之銘

人之有生賦秉維均理欲既異愚哲乃分維此哲人動靜由理物欲或誘曰惟克已其克伊何格物致知朝夕匪懈念茲在茲我視我聽必端必正我言我動必詳必慎由內應外母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八
蔽毋偏制外養中天君泰然私欲之淨春融冰釋天理之復
晴空曠日斯乃為仁道不遠而我稽古人顏氏庶幾有友李
君名菴以克希顏顏徒匪資人力始終弗懈黽勉自強凡百
同心視此銘章

獨對亭銘

李夢陽

巖巖五老若翔若垂堂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礴賦
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為曰靜曰壽仁者
如斯於穆巖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學宮是基鼓篋摠衣四
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人遐跡存崖鏡熒熒如日如星
邵子爰構獨對斯肇於微紫陽孰並而當宗宗者澗有源有
泉不有哲民疇開我先五峰巖巖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
我師作銘於亭來者式思

玉峰銘

舒芬

江西之鎮粵維西山盤礴聳拔百千峰巒維蕭仙峰南離特
出亦有安峰奇秀萃律兩峰如柱終古承天豈如玉峰辟完
瑜堅章江之東勢成鼎足立極若鼇以殿南服鬱鬱之姿肅
肅之儀彼其之子比德其宜其德維何仁義禮知養以正學
用以浩氣崇高富貴不汨其真不寫蛺蝶不鬪鶴鶉東平之
善尚論同蹕所求庶幾河間禮樂

劉文懿公享堂鐘銘

羅欽順

天挺英姿孰艱其始自我軒騰於千萬里蔚著詞華深含德
美用罔不宜媚於天子勞殫若工望虛宅揆多士如林永懷
遺軌塋葬南塘特厯勅旨夫人來祔竝從先妣露柏霜松倏
踰二紀恩典載頒公則有子惟子克孝克感宸衷惟皇仁聖

舊德是崇窮階以贈節惠惟公光昭簡冊於穆清風享堂作
矣式配其封惟數之備而器始充冶金入範莫重非鐘對揚
休命以震無窮忠惟世篤聲以實洪於戲文懿百世之宗

正心堂銘

鄒守益

瞻彼堂斯秩秩其整重門洞開邪曲莫隱君子攸躋肅肅其
欽匪正於堂惟正於心正心之術念念察之理也植之欲也
握之握而勿留植而日勁本體廓然萬善畢應奉先而孝睦
族而義服官而忠莅民而惠如彼金鏡瑩然以明妍媸敘方
物無遁形當其未瑩塵垢交蝕磨以白旃粉以元錫凡百君
子孰無此鏡惟塵斯狂惟拭斯聖斯銘之揭思以育德上帝
臨汝聖謨如日

學易箴

於維太極妙於吾心動而爲陽靜而爲陰時動而動時靜而
靜本體瑩然不失其正厥功維何自強不息是曰思誠各成
其德德之不成玷我天衷四聖閔之載牖其蒙蒙而弗牖顧
求諸書總角誦說白首紛如其惟覺者反身而求有握其機
卷舒優優優優卷舒無往非誠四時錯行日月代明毫釐有
差僞妄將肆天地以閉草木以瘁爾室爾窩與造物運參前
倚衡無忘師訓

讀書箴

於赫上帝授中於民民胥受之罔或不純巍巍聖神贊天弼
治皎然六經重明以麗大宗之統洙泗蟬聯銀齋仁義莫續
其傳或醇而蔽或奇而詭或高而越或博而浮有勃閩洛砥
我中流播穫稻梁飧而饑之詔使來者咸饗飧之楚楚學者

實蕃有徒兩髦習之白首紛如有迷相道冥趨以遠如失大
侯貫革奚羨有擷其華顧斥厥實如秦鸚鵡巧言孔疾有範
首路末節異轍如駮芻狗驅車以滅膻膻周道孰其翳之龐
龐四牡孰其繫之聞諸父師敬以為轡左驂窮理右軸集義
勿控以舍勿驟以躡隱居淑身大行淑世對越天明雍容聖
制泰山截業庶馳以至服馬蕭蕭和鸞噦噦嗟我良朋自求
其是是用作箴以相合志

洗心箴

歐陽德

心本虛靈寧有方體無體奚污無污奚洗污之所由意必潛
起滯而不化太空雲翳洗之伊何惺惺獨知好惡靡作自慊
罔欺喜怒憂懼與物推移天高地下萬象無為執方徇象以
心洗心瞠目而視欲見其睛睛不可見目失其常遂令懲噎

餐廢卒狂聖訓孔昭繆迷厥指齋戒神明敬哉勿二

四勿總箴

南康守王溱鐫于白鹿洞壁

湛若水

心含天靈灝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明惟精惟靈貫通百
體非禮一念乾知大始事雖為四勿之則一如將中軍八面
却敵精靈之至是謂之幾顏復不遠百世之師聖遠言湮多
岐支離一實四勿毋二爾思

南溪蕭氏忠孝堂鑪瓶銘

并序

郭子章

南溪蕭氏忠孝祠祠支祖徵士公也公累徵不仕而身教
束物鑿鑿乎君親大倫今六季雲仍無下千指而纓簪烏
奕蹈忠履孝皆公詒穀也家祠而顏曰忠孝可以稽世德
矣歲時禋薦禮至物備惟鑪瓶未具尚為缺典七世孫元
宗以今年秋為子應喜納室禮婚娶為酒食召鄉黨族屬

以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八
以厚其別顧力詘不可舉贏乃劑量其費而酌之彝器寘
之堂上以備此缺典族之人僉趨之先期走潮陽請銘余
聞婚禮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婦人三
日奠菜若是乎慎重之矣今某約戚屬之燕好而爲奉先
計一子醮而百順聚陰陽以和神人以協永世詒謀傳之
不匱赫乎煥乎忠孝之風有興乎似續蕃熙之兆允在茲
矣先安人出忠孝之系不佞尋渭陽而登斯堂也凜凜乎
挹遺風而有餘慕焉闡揚其美而明著之後世所以廣嗣
服也可無銘與銘曰

南溪滅滅家祠奕奕是曰忠孝襲香書檠國牒紛綸宗盟迨
遘玄茲嘉器範金可式髣髴博山嶄巖自昔岐指而峙方鼎
而列維瓶翼斯張乎兩翮象法體一道判三極掩華欲噴含
熏未炙麝慶熒熒蘭膏霸霸以馨明德以薦彤禕瑞氣日新
緜緜朝夕物象有徵悠悠宗祏螽斯衍慶珍醇無斃松香在
脂千年琥珀

南臺寺鐘銘

并序

西昌六鄉南曰雲亭雲亭之半爲冠朝里里故名層溪吾
郭之先在宋景祐有子衆父同舉進士名冠於朝因易故
名是雲亭一大鎮會也鎮北有觀厥名太虛南雄古刹是
曰南臺南臺之派迤邐而西爲西泉菴三方鼎峙鐘磬參
響護持七衆警衛百神寺勑自晉永和之初圮於明嘉靖
之季鶴苑光淪鷲峰影滅四十餘禩若空若寂萬曆庚辰
僧某來自五雲至止三顧偶聲飛錫侔跡乘杯乃睠頽朽
頓生慈悲化十方之福緣建三寶之妙極金表岳岳玉刹

煌煌遂使慧雲晝歇而復騰慈燈夜昏而繼朗梧岡墨石
之上恍疑星宮雙龍天馬之間宛如淨國其尤異者梵宇
方壯震雷出豫香幡飄颻忽結龍首其在經也善慧初生
九龍空中吐清淨水豈是日天龍八部放大光明邪如來
骨節交結猶若龍盤如來陰相鷲峰藏密其猶龍馬豈是
日三十二妙相現在幡首邪古德云供養泥龍真龍降雨
供養凡僧真僧降福由斯以談南臺當與摩提乾慧爭嚴
龍幡當共貝葉蓮華埒秀矣家大人傳里中長老語旣闢
禪地新鑄洪鐘鐘必有銘銘必汝手以垂永世以祈福田
某不敏除飛沈想發菩薩願作如是銘銘曰

伊昔神瞽均鐘應復紀之以三平之以六黜遏散越振揚沈
伏南臺莊嚴鴻鐘清穆筍象崇牙聲來天竺朝驚洞龍夜動
苑鹿牖我天衷蕩我垢腹大破翳蕊弘開障縠毋令貧梗毋
爲富戮風雨時至嘉生蕃育黍稷與與原野穰穰麤尋細伺
大昭小覺四魔亂轍三輪齊輶永鎮方隅長鳴佛福

國朝

谷簾泉銘

李明睿

匡廬有泉靈源無涯浸桑落酒煮闍林茶童子獻供斜陽暮
霞我念佛號萬聲無譁淵渟靜深滴滴楞伽天慶漣乳東坡
作賦天一生水迥異下土甘而不苦金丹作祖液流華池冰
清玄圃吾觀山海昉之陸羽

取亭泉銘

施閏章

人飲其清莫辨其名古今茫昧源流杳冥載盥載濯亭沼斯
作泉之温温以測靈根泉之浩浩以觀衆妙駐策移情悠然

長嘯

何學博墓銘

李光地

學博何楚玉先生世居廣昌之南隅余同鄉子六游君嘗與交遊言其學術之正無愧宋儒余雖未見其人大概游君非虛譽也其子雨民請銘其墓銘曰伊人之兆盱源之隅品行學術心儀宋儒克承前範永垂後模山神妥魄驅逐兔狐

廬山石嵩隱道人塏銘

冀霖

儒邪道邪其心則一遐邇行行德音秩秩木瓜之崖幽人之室終始在茲既安且吉逃名而名南陽隱逸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八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九

藝文疏引辯

宋

鷺湖長老開堂疏

晁補之

蓋聞大空非界認華悉是迷人陽燄無波守魚真成癡雀徒以無始妄業有餘幻因說寂說常別名別相室羅篋河見佛影正似夢中毘舍俱家入聖胞未知來處有病必求藥到岸不須船佛性在阿那邊兩頭雙動般若以何為體大哭一場談此者多達此者寡又恁麼去也當如何接之曾經黃檗三順來直得困徹便得曹溪一滴水更不疑他因知戴頭就屋添帶圍腰春來冰解日出煙消况鷺湖山水之名藍馬祖子孫之遺範雖復骨藏十世未妨名播九州法席比虛緇徒猶

盛必得如龍如虎乃堪度馬度驢伏惟某和尚悟祖祖心提
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
彼緣已熟此正是時卷舒皆欲爲人去住亦豈由我今者不
動一莖草不遠千里途直須趕取猫兒也莫輸卻山子慈悲
宵顧懽喜普同

高峯禪寺修殿疏

王庭珪

高峯寺在縣西極遠危峯絕磴之上有鳥道通仰山愈入愈
深巖谷益秀學出世法遊心物外者始樂居之初兵火蕩爲
賊區佛殿頽毀金碧圖像鞠爲茂草凡數十年前住持力不
能興起今長老證公自永和飛錫來此初修戒律晚悟禪宗
有材力喜作佛事侍讀胡公紫微周公嘗稱歎之今欲於舊
基重起佛殿遠近檀越必樂聞而咸起信心焉故爲書此而
繫之以偈曰紺殿傾頽幾十秋佛應不語阿難愁諸方檀越
宜興念共出把茅來蓋頭

迎仰山四聖祈雨疏

劉克莊

耘耔力勞田共憂於龜坼神通功大淵能起於龍潛粵從春
夏以來方幸雨暘之若三農相慶一稔可期甫涉初秋頗愆
甘霑某昔無吏責此心尚願於豐年今忝郡符詎意親逢於
早歲千里但聞於愁歎一身如處於焚燠輒懇惻而有求仰
威靈之如在恭願鑒其丹赤哀此蒼黔雲密自郊壹洗屯膏
之意月離于畢早符喜雨之占

啓黃籙醮疏

地方千里忝爲長吏以分憂帝鑒四方敬爲齊民而請命瞻
言斯土粵自比年繭絲哀斂之餘里閭愁嘆羽檄征求之廣

郡邑空虛顧剖竹之非才凜苞桑之是慮茲以農時方急衡
夏初臨欲令蠶麥之宜全賴雨暘之若仰祈穹昊俯念蒼黔
感召豐登之祥祓除乖盭之氣詠京坻之積冀保秋成薦洽
祉之毛尚期歲晚

天瑞節本州進功德疏

文天祥

飛龍在天大橫有兆流虹貫月景命維新演道梵之真詮崇
聖明之瑞節恭願維天其右如日之升五百歲而生已開昌
歷億萬年其永益鞏皇圖

東山白蓮堂修造疏

謝枋得

誦彌陀經多有西方公據祝聖人壽又見東林道場天燈已
放光明鬼火豈能魔障要識白蓮淨土世世無窮請看紅日
出山朝朝如是前此規模窄狹今當棟宇修崇五十三叅華
嚴樓閣有幾多富貴八萬四千寶座殿堂非一處安排居士
辦心諸天著力豈無長者捐火宅之金銀恐有名賢捨鍾山
之屋宇且頌餘財餘粟便訝美奐美輪一日圓成八方讚嘆
七寶布施好留我佛國因緣萬代流傳只是道君家福德

白蓮社經堂疏

廬山一條瀑布流到東林華峯十丈藕船種成淨社從此枝
枝葉葉處處田田何人不過虎溪橋是水盡入龍宮藏此爲
諸佛菩薩之所護念又待最後檀那而得圓明任他栽火裏
凡紅看我出泥中清白從聞修竟悟色香空

虎溪蓮社道堂修諸天閣疏

蓮社虎溪是法雲地燄慧地華嚴龍海化初利天堯率天此
非一蜃氣吹噓所得成須五鳳手次第經營之乃可鉤心鬪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九
角共看抱地之縵迴佩玉鳴鸞不是飛雲之歌舞俯視三千大千世界上有二十二層天人世出世間漢來漢現希有西方天竺國飛來真如昨日妙高臺夢見吾爲法施汝辦肯心明

重修忠節祠疏

周忱

廬陵郡城南舊有忠節祠以祀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文信國公諸位先達歲久傾圮莽爲丘墟茲當文明盛世觀風至此欲興復以爲士庶瞻仰之所且以爲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勸然而工費浩繁必資衆助乃克成功郡中賢士俱請題名伏以忠節名儒實千古人臣之典則春秋祀廟乃四方君子之瞻依表彰有繫於綱常興廢必關於政教惟廬陵之大郡比鄒魯之名邦倡天下以

古文素推六一爲江南而死節咸仰忠襄至若澹庵之抗疏朝廷以及平園之盡心輔相誠齋垂老愛君一飯之不忘信國捐軀繫獄七年而必死固雖一郡之鉅公總是斯文之元氣昔陳蘋藻曾瞻大厦之宏規今作丘墟無乃明時之闕典屬茲按治相與贊襄托郡邑以經營賴賢豪而齋助屹棟梁於此日滿期重信義而輕貨財復香火於千秋足以振儒風而勵忠孝便掃一筆莫惜千金

修復章江寺併建塔募緣疏

李鼎

章江寺一名龍沙章江禪院宋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慎修有章江禪院記又禪林寶訓稱有章江集又日涉記稱晦堂禪師住章江寺其法器則有湛堂靈源死心輩云今桃花鄉距樂化鋪二里許有章江寺下院亦一證也夫人事有廢

則必興天運無往而不復乃者龍沙高峙已應真仙八百之期睠茲鳳刹未興實藉宰官千倍之力斬成勝果敢薦蕪詞豫章郡大江以西一大都會也五嶺當其前九江注其北表以匡廬華蓋之勝帶以彭蠡落星之流其重門則有二孤入雲迴狂瀾於旣倒其近尋則有十川縈秀每將去而復留若乃界於南浦之濱西山之麓一沙曲抱萬派朝宗望之如長虹倚天即之如游龍出水者楊子洲也東望則煙生萬井西眺則霞蔚層巒江湖縹緲以分流吳楚依稀而界道其下靈和一潭澄澈如鏡振衣濯足殊有出世之想鋤雲耕月瓦礫往往間出或曰此章江寺舊趾也且其地屬會省襟帶宜龍城作鎮是爲外屏宜鴈塔叅雲可稱文筆顧重臺雖累土可致而扛鼎匪衆力弗成茲幸元老當朝羣公就列信地靈人傑際千載之希逢請捐俸助金建一方之保障地維天柱永絕蛟踪暮鼓晨鐘時聞獅吼三千行八百功悉由願力億萬年無量劫廣種善根修福者免大亂大旱之憂修慧者證成聖成仙之果幸先檀施蚤樹法幢謹疏

洪都西山重建廣化寺募緣疏

夫大江擅天塹之雄而巋然開重鎮於大江之右者洪都也章江擅洪都之勝而截然標大觀於章江之右者西山也西山蜿蜒三百餘里北與匡廬接壤兔苑鹿園無慮數百而香城章江廣化最著微獨稱地勝也香城之著也以順和尚章江之著也以晦堂師廣化故在翠巖之麓界於香城章江之間於時有可真上人者若善侍之主無心機鋒倏挫遭石霜之爲一吼爽氣頓增料虎頭履虎尾獨饒我與黃龍把龜板

爆龜文未許共推神鼎紅爐煽罷任三賢十望立時化作金
波拄杖拈來總萬馬千兵頃刻封爲京觀此西山之所以培
而高叢林之所以藉而勝也顧歲月有密移之運而陵谷多
變遷之虞徵君橋上月臨松鶴歸華表迎笑堂前雷護橘仙
去蓬萊舊趾旣堙茂草佳名仍煥傳燈乃有比丘無染善根
夙植戒律嚴精辭廬阜之瑤天歷厭原之寶地睹香城廢於
前而創於後則戒喜之應識不虛羨章江毀於東而興於西
則天機之發心良苦然皆現宰官身者主持於上現王侯身
者倡率於先現長者居士身者共捐布地之金現善男信女
身者各展片檀之助此行露之厭浥不爲徒勞而不日之經
營乃可底績也矧茲翠巖高風竝山川而不朽廣化別業披
雲霧以重開用矢深心祈圓聖果或云施者倦矣將無虞於
魯縞之難穿詎知來者續兮端有望於積薪之在上伏願一
時再來之佛擴心量以無遑三生曾結之緣轉法輪於不退
庶乎鴈堂蔽野常瞻佛日輝煌鳳刹干霄永荷慈雲庇覆

華蓋山重建三仙正殿緣疏

張位

撫郡崇仁邑大華蓋山者鎮豫章之上游擅西江之勝境地
鍾靈異蹟闡神奇洞闢紫玄上界接丹霄之府天垂寶蓋高
居來絳節之朝萬壑千巖爭輝競秀良玉曾移異種紫芝長
發春苗祥光燦不夜之珠璣瑞氣貫冲霄之牛斗霖雨功弘
潤澤蟄起蛟龍羣峰象列兒孫應昭麟趾誠祝聖佑民之福
地而棲真樂道之洞天也是以浮丘駐鳥王郭聯踪鶴馭返
在崆峒道繼鳳笙之嚮鸞旌降自炎漢名高鴈影之連騰五
烝於丹臺結三花於琪樹勝槩得真仙而益顯地靈因人傑

而愈彰拯難蠲災施恩賜福靈分茂育降生申甫之神道應誠求普憫尼丘之禱無微不至有感斯通近者悅而遠者來四方輻輳肩相摩而武相屬千里朝宗同登縹緲之仙都快靚崢嶸之飛閣奈正殿高臨峯頂苦旁廊逼近壇堦室隘人稠穢混鈞天之潔焚香藝楮憂深厝火之薪風雷每爲盪除棟宇率因苟簡瓊樓貝闕弗稱仙人之居蘿逕松簷時興士女之歎非從鼎構曷慰恒情人有待而後行衆斯輕而易舉茲願宰官長者信女善男樂施有餘之貲財共成莫大之功果從心所欲積少爲多運巨礎而購環材聚餽糧而肇衆役蓬萊雲近聳華構於華蓋山巔太乙煙浮移香火於香爐峯畔下翼雲廊於左右用藏羽客之居諸庶清嚴遠隔塵囂而輪奐堪垂久遠琳宮突兀中天羽蓋翩翩碧館參差上洞龍神呵護副萬民之仰止雄百代之觀瞻願以天從福由心造丕昭靈貺普錫純祺一祈聖壽萬年而泰階平靜再祈皇圖永固而海寓謐寧災弭水旱之虞病消疫癘之苦四民饒益百願亨通慶隆積善之家疊遂寧馨之喜丁壯室家受祉耆年海屋添籌神得一以靈保處處無災無害道生三而萬願人人多壽多男福有所歸誠無不應

重修萬壽宮鐵柱觀疏

蓋聞道運重興必鼎新而革故仙機欲顯嘗剝汚而復隆矧千秋靈讖屆期乃八百勝會斯在仰承天意恭効人謀伏惟江西省城萬壽宮鐵柱觀奉祀許旌陽祖師肇基晉代顯跡熙朝千古仙靈萬年香火淨明忠孝妙濟神功仙道人道大宗師輔世出世真教主琳宮控鶴鐵柱鎖蛟赫赫前踪堂堂

遺像西山爽氣熹微連紫府之霞南浦滄波升降接丹泉之脈禦灾捍患域中祀典肇稱請禱乞靈海內人心胥戴神仙拯世世皇寶翰煥龍光道藏頒經今上綸音傳鳳詔尊嚴斯地潔淨乃宜近因市井頑嚚見利忘義葦蓬貿易列肆居屢儼上帝之居敢侵其地決西江之水難濯其汙六博酣歌隱見鼃鼃之窟羣姦戲集參差烏雀之橋清入濁流香從臭出諸般溷穢褻瀆神明仰荷上聖慈悲俯宥下民昏昧乃令祝融掃蕩欲使有那奐新萬衆駭瞻一方竦歎茲集鄉閭良善合謀重構規模若圖永奠永安所貴常清常淨重門如舊二殿中居石柱木梁高廣稍殺於昔四垣二巷內外無許相通巷之兩傍各營道院門之兩角配建井亭墻用柵欄以便人民瞻禮門常鎖鑰但令朔望啟開街外圍垣出入東西之戶坊前曲沼坎離南北之形朴素渾堅一勞永逸若餘隙地遍栽翠柏蒼松遠隔凡蹤惟集星冠羽服誓戒居真之所永禁市井之侵一有貪謀衆鳴毀拆庶名山福地黃金廟貌常新烏革翬飛絳節朝宗不改矣僉謀協吉獨力難成必藉無量善緣方完極大功果惟王侯將相宰官士民貴客名流善男信女同發皈依之念咸捐隨喜之貲經之營之冀成功於不日高矣美矣均蒙庇於它年福有所歸善無不應謹疏

重修螺陂石梁疏

羅大紘

夫關梁見於東井利涉天開道路達於夏官弘仁聖制蓋川原嶮阻非道不通而舟楫浮槎惟梁斯大顧創建非一人之力因緣需衆願以成故論功德則首布施唱風聲必先尊貴然則利不及物即富如石崇不足羨也事不師古即惠如鄭

相不足多也是故王人稽司嶮之工君子尚利濟之義若夫
魯襄會澳楚屈營澁周穆浮江巨靈顯鼇鼉之瑞東明擊水
長弓感魚鱉之祥法象牽牛秦人援天河而侈霸業書傳黃
石漢臣起泗水而作帝師凌雲始自昇仙相如壯志伐蛟表
乎克已周處高標或蜚英聲或騰茂實固多借茲架漢蹈彼
舒虹若夫抱柱踐盟擲巾解難尤爲細僻未足傳聞總見橋
之時義大矣哉方夫功神造化木道乃行及其巧奪神明石
工斯顯趙州之神妙雄鎮三河詩人播碧玉蒼龍之頌泉州
之延袤橫鎖八閩詞客傳校金報錯之奇自是而後希來譽
者比肩慕前修者接踵暨乎吾土何讓當仁螺陂江者吉水
之通衢也近連汀撫遠達燕雲城市往來士民絡驛肩負者
有褰裳之苦乘載者多濡軌之憂若夫灘高水激春漲夏霖

雷電作而龍遊蛟蜃出而岸啣夕陽旣沒新月無光雨溟溟
兮狐嗥風颼颼兮虎嘯行人迷於鬼火旅客聆夫鷄聲沾緼
旣寒宿春不備心煩意亂室遠夜長或期會不得趨或急難
不能赴老母有倚閭之望佳人有欹枕之悲當斯時也莫不
讚仰天人稱諱名號思驅鞭血之石架前津於須臾願來飛
雲之梯到彼岸於漏刻臨流觸目盃夫爲之動心況乎仁者
又惡能已宿川禪師法名海清者宿植功因弘開本願踐初
盟於檀越問貞石於山靈偶遇老翁相傳故鑿盤根玉轉幹
地罅通度廣計長兼尋逾尺扣之似紫銅應響望之如頰玉
騰輝開疏錐斲者百人磊疊推移者千丈業已卜晨於季夏
敬先購緣於仲春匪徒博集貲財求現宰官現居士捨金錢
者捨絲粟者應以多寶布施如恒河沙等更欲廣收願力冀

善男子善女人發歡喜心發慈悲心同結菩提因果比須彌
山高猗歟休哉夫善報匪虛河清難俟肥甘自奉徒饜一飽
之求膏腴廣營誰保百年之計園池亭榭耳目之觀易窮寺
院浮圖道佛之崇何補孰若發心一念普濟萬人電掣霓流
山川因而增色雲騰虎踞造化藉以成功賢哲之風流尚可
步武於後霸王之勝事不得專美於前自利利他古德所讚
欲仁仁至先聖所稱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之人勿濡有喜
則多貴多富多壽多男之慶永錫無疆不佞家徒四壁學謝
三餘惟道在度人焉敢以身命自愛苟言關濟世奚必於文
藻求工爰揮一札用勸十方

重修七祖殿并待月橋疏

劉鐸

蓋聞馭娑帝館忉利天宮現浮屠于海中罔窺色相化安成
於險道誰覩虛無輪相踰霄漢以飛來金珠從瀛洲而忽屆
玉繩寶纛布鵠苑於人間紫氣毫光聳雁墀于天上故恢弘
象教允稱二梵之功編葺法林自餘三生之慶含那弁刹伽
於鷲嶺波斯創儀容于水濱瓢笠方來荆榛就剪一花而開
五葉雙澗而擁羣峰螭角丹墻迴出巖岫虹梁綵柱聳起層
霄真七華之妙觀三空之勝概也惟茲七祖實鎮青原過十
地而悟三乘圓萬行而空四諦洒法雲於塵路炳慧燭於昏
迷山頂醍醐飛錫叩而自噴檻前荆樹慈雲注而反生拂塵
一提掃盡西天諸障鈿斧初厲劈開南嶽衡雲故絕口少林
二祖謂之得髓而不隳階級吾師遂以脫胎寶塔藏有漏之
軀光冲四界銀函貯無生之果氣蘊大千聚落遠離梵刹高
敞千萬衆鳩給孤之鏹八十項釀須達之金滂鬱巒林壺吞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九
天日峻增翠嶂穴隱虬螭霾霧古松巢野鶴而若歲卧雲片
石下仙榻以何年邈迤磴道入霄縹緲鐘聲帶水經談夜月
猛虎聽以潛來飯施晨榔山禽集而俱下僧房佛殿展矣新
模寶塲禪堂依然舊額丹書剝落已無七寶之莊嚴舍利招
回徒見數燈之炫爛磚砌容飢鼠之穴戶牖盡蛛網之封峴
石棠枝猶然感慨維桑及梓寧忘敬恭至于橋圯猶切往來
星度山隅匪望洋而召石虹亘巖際可待月以梯雲乃復版
浸魚衣欄生暗蘚黃石老父安得臨下邳而授書蓮社高人
疇能過虎溪而發笑時維九月歲屬三秋泉月掬若流珠黃
花郁兮照眼冠裳並集屣履遙臨振千佛之宗風修五賢之
祀事若尋思之無處空坐徒勞幸分化之有方皈依未晚敬
修尺牘用告檀那聚一裘於百腋詎非寸取而尺收翕衆律

以成音計先此鼓而彼舞故金錢廣募穆王聽文殊以題緣
而宇舍經營比丘仗阿難以成道大士心存普濟方且捐瓔
珞以奉浮屠達摩念絕慳貪不難載寶珍而沈河水封臂剔
目總爲身心投珠委穀奚關性命留真金於種性擲瓦礫于
招提向衡岳負搬柴不難揭空囊而荷大地從廬陵問米價
似欲借一口以吸西江苟濟身而渡人遂忘筌而捨筏橋頭
皓月仰青龍白鶴以呈祥閣上白雲變鷓鴣駱駝而弄景俾
曹溪德雨餘潤揮灑於神岡片石祥麟衆角崢嶸于螺水其
爲功德未可思議願言隨喜勿謂唐捐

重修邑西惠政橋疏

吳甘來

邑西之有惠政橋也卧月飛虹橫連兩市行人度周廊水上
不知介阻盈盈曉夜煙光爲一境勝色久矣陽精解妬插天

蟠竦忽燼中流一日而病涉者遂數百人蓋日冀畫橋闌干之再鎖也僧某以邑侯意持募籍諭余夫周官達阻川澤政在司險而天下道路通於合方氏輿梁之急有專屬而無廢墜封建既改百里聽於一人乃有償民粟而引橋梁不治爲已過者侯之茲舉意甚盛即歲儉賦繁物力告匱乎證古揆今其可應侯命者有六焉橋之初浮梁耳屢壞而變爲石比爲乘屋畢方災焉則址增而固屋增而崇今百有五十餘年矣畢方爲災胡如一日天抑有所詔其未足而啓之維新乎山川閱主人多矣趙公綸李公懋顧公正劉公俊汪公道龔公伯寧則題柱一懸峴碑不朽侯今日而恢起前烈告厥成功尸而祝之將於是焉在歲月有涯熙攘無盡百端營慮總付銷沈其所祕惜護持惟恐失之者不審究歸何處諸君子

興事趨功非有身家孫子謀也而姓字常留今其無風起者哉橋之西煙井鱗櫛所在世家即問渡舟人乎俄而溪漲暴來臨崖浩嘆小艇何處深避垂楊意輿蹄交步時是何景色隨緣發願一葢皆春矧吳楚悠悠誰非行路方三十六楹之跨橋端居者行者往來而憩息者靡不目而知建者誰氏或且相與慕羨是安得與名勿諼也孝慈何在寧忍先人佳蹟竟逐煙飛彼慕羨不獲者亦爾間觀興廢僅擬爭名數椽耶敖之水何似耶溪一夫慕義石根遽浮水面茲成基故在灑水攻石慮始非煩經理及時事半功倍但令香界聚沙奚虞道傍築舍所謂可應侯命者六此也往衲子持疏借不可知之福利梅檀金碧寶座仙樓以眩集朱提殆爲欲嘔茲大衆津梁非僅空門功德也談因說果孰與乘鯉濟蟻僧第奉侯

德意以往定有踴躍從事者夾岸謳歌一天風月佇看收之
橋上無俟不佞駢辭矣

柘溪石橋題疏

劉應秋

文江西南下流有溪曰柘北走瑞臨南通章貢闡聞之所作
息旅市之所去來踵錯肩摩羽馳鱗湊蓋波流之一匯而衢
道之要津也顧平臯廣野終朝有畎澮之盈長夏洪濤一夜
驚海桑之變人不得徒涉馬不得前驅何乃盈盈一水之間
遂有汪汪千里之限若非望洋而返必且葬骨於魚間者爭
葦而趨卒然中流亡楫譚者謂湍急而漲暴疇測其津緊有
言鬼厲而妖興時爲之祟聖不語怪險固難馮待渡者蟻立
沙汀殮風沐雨逆旅莫必其命病涉者豕突坑谷啼饑號寒
野禽陰禡其魂忍看百年未盡之人化爲罔象當此七聖皆

迷之地誰是權衡天河倒影峽中秋非霧鵲縱是僊駒難度
尼連湧流沙界水微寶樹終令佛法莫興野航兩三人且有
興瓠之慮江村八九里寧無負薪之思藉口晨星貽譏作舍
不佞過而流憩未嘗不爲躊躇茲幸父老發謀人心響應山
僧受命沙磧石開況逢慈父神君弘濟川之仁而功超塵劫
達官高士急內溝之義而慧長菩提豈非玄津重榘之夙因
而彼岸齊登之一會也哉夫臨谷爲塞可稱不訾之功累土
成臺亦匪一人之積侯門世室素封巨賈捐千錢若損一毛
田畷紅女市兒販夫助一埃可消萬劫縷絲粒米人何惜於
棄餘哀石積薪業且成於不日跨金蜺凌玉螭自可徹夜而
行鞭海石度河梁不須褰裳共濟口碑載道名高鄭國之輿
野路興歌拜擁何公之馬卧龍並起世不乏人乘駟而歸代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九
有顯者蓋不佞蚤布誓戒諸所不矢心善後者如河願諸君
驩然助成相率而好義爭先也唯命

重修青原疏

蕭士瑋

吉之有青原猶惠之有曹溪聖者之居也歲久傾圮南臯青
螺兩先生力興復之記初落成時余同兩先生及余友伯懋
晉卿昕夕山中遇山水佳處輒藉草而坐疊疊之際亦非復
世人尋味所及者曾幾何時哲匠凋喪良友亦殞榭獨余與
晉卿如楊柳岸頭曉風殘月微吹餘明耿耿不歇耳嗟乎難
得而易失者時也以易殘之質託不停之運古來名人志士
長駕屈於短馭心有餘而力不逮者寧復可勝道哉是以吉
人爲善惟日不足心與力競何憚於病觀其所存似不在長
年耳又況區區長物居之則於我無益費之則於事有濟奈
何坐失其爲善之資哉季冬掩關深牧友人郭穀卿來曰余
欲以竟青原之役也獨力難任將叩門復拙於詞居士可無
一言余曰語之至者人不能信其淺者又不足聽盍亦正告
之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強爲善
而已矣

爲僧募米之匡廬疏

艾南英

匡廬佛宮之勝甲於豫章然以其可宮不可田故山僧常仰
四方之食而四方之僧適是山者必具舟齋糧飯僧以爲敬
此謝僧之所爲募乞也予告之曰今天下多事士大夫疲於
議論將帥疲於兵捐軀與僨事之臣駢首封疆而百姓尤苦
於征賦北方有警則潯陽吾豫章重鎮也無潯陽則無豫章
士大夫東西行適是山者不復爲樂天之草堂李渤之書室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九
而行且爲沿江制置之地汝之齋糧而往也爲我問曰江州
之爲郡邑爲節鎮者復有如宋均岳武穆其人乎則雖重繭
百舍稽首西方祐我名臣作鎮潯陽將袁臨吉撫洪瑞數州
之民實賴以安枕而況出其升斗豆區三餐一飯之餘以餉
茲山之僧固其所樂也

國朝

修廬山法堂疏

文德翼

名山記裏我作卧遊選佛場中人爭及第須明正義乃許卓
庵升鹿何臺偶然留景牯牛自嶺遮莫回頭昔日講經頑石
橫依几席老年擲筆秀峯矗起虛空薙茅於以成堂拈花因
而傳法西天月像面面皆同東晉風流肩肩未已所以谷開
錦繡上士含禪悅之香陰接大林騷人鉏名利之蒼印苔文

於砌上斑駁多奇洗竹杖於潭邊重趺不借然幽磬猶折叩
已無聲古塔未平埽焉絕跡庵主餘不者十方眼見鴿逝畫
存三日耳聾猿啼淚缺發如是願願不毀爲成作平等觀觀
對賓是主聖亦不學無事空齋靈從何來放情破竈但求脚
跟行李一宿粗聞便以胎息品蓮三生未染嶽神受戒不犯
泣露之枝木客吟詩且憐咽霜之羽公乃桑門弟子報如來
恩僕原栗里山人讀高僧傳八功德水灑向何方一
抱有此恨登峯問路勸曳履以歸來納級升堂且解衣而盤
礴

修萬壽宮玉皇殿疏

亶其然乎天爲有形之大遐不謂矣帝乃無得而名明堂上
配之文幾於肖相穆考昭事之什豈曰維心推世金輪昉自

西竺修玄玉格盛在南方設天問於楚些嫌當關之虎豹近
神光於秦時疑大澤之蛇龍九江王都名在水國三天子障
號列山經漢禱宮亭魚浪吹分風之令唐夢採訪烏陳傳移
地之旗秩及無文狄梁公所未能議祀列玄武孔御史亦何
致嗔既有其舉之寧過而存也況經念亂留此靡騁之身猶
望祝釐希茲並受之福雖曾得句髮霜短而首頻搔不敢作
箋被冰冷而足時出飛來瑤石室中幻白玉之樓浮到梗柵
城上映赤霞之壁潯陽父老幸荷天帡幪朝宁鉅公宜在帝
左右

重修太平興國宮疏

維九江郡第八洞天神界忽臻匡廬甲東南之秀真人偕列
崑崙爲天地之齊夢入開元使分採訪勅來興國材藉寢宮

象園之喜林樂林嘗欣梵近猴嶺之石匱銅匱不許塵窺得
一以貞方躋聖位試三不過僅得仙人聽石而來仲倫易踏
清響尋香而至王華難辭俗容豈號龍胎聊名鷓冠所以三
生血在必問胡蘆五臟空懸應駭灰袋驅羊牧豕外道神通
戲玉弄珠少年狡獪誰采真藥祇爲九鼎之魚自遊上清仍
刪五芝之蠹赤城爲魄絳闕爲魂爲者匪他耐犯主生紂絕
主死主仍自我岩前白雲子似勝青錢洞裏紅琅玕如摘蒼
耳何山方丈只此員嶠一線石門潛通入蜀之路千家井里
明敞避秦之源煨芋爐邊詩題甲子種桃道上籙守庚申白
玉蟾棲息多年超超玄著劉子羽提舉一路浩浩江流極目
重霄未飛許遜之宅回頭滄海忽叱蔡經之家座據黑狐玉
璈何在瓦竄蒼鼠石乳不流塔被霆轟盤蛇神於虎道殿從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一
雲繞搗鶴字於鼉峯草不薙而自鋤信如青鳥鐘未鳴而胥
聽報豈赤麟五千真言遙看東氣八百弟子近識西江鐫煮
乾坤文武須勻火候壺函日月春秋自寫星書青竹未騎且
乘不借赤刀如化願佩良非五色排空崑尋天上之煉石三
彭退舍豈畏人間之辱金舉國忽然若狂蜉蝣江上玉清輶
爾而笑雞犬雲中電吏雷丁茲爲治所風旗雨旆直接宮亭
郡有軾熊之君邑多飛鳧之宰門下皆爲名士何妨砍荻汲
泉觀中即是神仙自可伐毛洗髓能容崔曙長傍巉巖不侮
劉根暫依城郭持風狸之杖今日草茅守糞犢之舟何年封
禪米珠薪桂特布朱提闕玉臺瓊同持青簡

西林修塔疏

爰聞東晉已建西林蓋蕭散之風並高白社而錦繡之谷孤
對青峯以百尺之浮屠作九江之重鎮叢林說法送僧梵而
連雲舍利放光邀佛燈而過水散多天女花滿繩床棲少夜
义苔平石榻慨大法之隆替各有其時而同時之盛衰又分
乎黨法師明德如一公固中興之龍象禪師清標似疑老亦
特起之獅王於佛有功居然一父之子與世無間漫比敵國
之人以致祥隱法堂不聞塗毒之鼓禍延寶塢共見怒燖之
灰天則何尤人之不淑茲者心宗上人從一公授記與疑老
同參持平等心去人我相妙莊嚴路仍化荆棘爲栴檀同總
持門更調水乳以酥酪蒼黃不懼大有擔當緇白共推更亡
撓阻續成阿育渾然新開湧起如來惟依古格願還無縫之
樣子可少有爲之學人募莫辭勞針能投芥施寧厭少毛可
成裘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九
講經臺募疏

高僧十例蓋莫崇乎譯經古寺六朝蓋莫盛乎開講受業沙
門由北地心契道安護法菩薩在東方記懸羅什故四海之
內無慧遠道何以尊而五嶽之外有匡廬名由是重旣獲繙
經之石梵本雲叢更留擲筆之峯義篇雪亮阿育海上顯移
像之神奇天女空中資雨花之欽敬是以臺非結構石可闕
門寺是流通泉方入戶悟經緣熟一聞般若而豁然護法心
虔載譯毘曇以森若三法度論幸遇劉賓提婆十誦真言何
須關陝弗若豈但誦海龍而致雨爰救生靈驚溪虎而跑泉
足供社集已哉仙音妙唱啓最後之叢林像教高躡開入山
之捷徑某上人木本芍藥種已百年雲窟栴檀興如一旦道
開煮石不免療饑弘忍種松寧堪付法曩勞神運愧德也之

不如近喜佛成感施者之未倦登臺座上聽法應過千人寫
字空中轉輪不止半藏當年之竹根如意今尚風流古昔之
鏞石澡槃我仍月印教來鷲嶺猶存紺貝之文祖徂鴈門不
減青蓮之舌苟能鄭重那負如來漫慮唐捐便成魔眷

募修吉安墩題疏

李元鼎

蓋江城固有九洲三墩云兩湖諸水匯城闕而出墩則砥之
諸洲環抱居然形勝也墩曰羅家曰應章而吉安亦列而三
之相傳有數姓居其上皆爲吉語歲徵其一丁之賦以輸吉
亦不詳其故余年來卜居城南每扁舟往過江天一望彼兩
墩者或亭閣翼翼或鼓鐘不絕獨吉安墩僅存培塿若浮若
沈於洪濤巨浸中心殊爲動一日僧明綱踵門來告曰將有
事茲墩以余爲吉安人求一言倡之余笑曰愚哉僧也墩名

吉安而墩固不在吉安也何必吉人而後言亦何必不吉人而後言哉僧固往募之積壤成山精衛填海必有起而共此願者他日墩成以一把茅蓋僧亦如當日羅墩之從莖草經始焉者將來建亭閣而新鐘鼓與兩墩峙而三朝梵夜燈互相響映則以形勝歸南昌而仍留其名以與吉安亦無不可者半山千古謝公無恙夫亦曰郡固已誌之矣

螺溪修橋題疏

螺溪之水出諸山間其勢束而怒流其橋爲南北之疲津車馬行者至夜不息無橋則春漲夏澇遂成危途經過歎息羅匡湖給諫手疏勸邑人士伐石梁之久之復圯至是重修事半功倍過此則費愈難而事又不容中止余所以與申叔昆仲亟圖之也余觀世間人事天時各參其半則諸務就理若

委之天時不修人事積習悠忽將不復振又思初盛中晚制作堅脆往往迥異雖極微細事足徵人心風氣焉名山勝蹟架壑飛虹前代欵識尚有存者用物亦弘於後人豈豐初儉末天時然與抑人心廣大識量自別也故徒枉輿梁歲終亟治乘輿之濟子輿氏猶病之又況束手旁觀不肯一濟溱洧者乎古人出而利賴於國入而庇覆於鄉要其志趣不在乎一身一家也余因梁螺溪畧書所見用相勸勉今日人事可補天時而世道方盛之象者多類此餘固可不論也

會城文昌宮魁星樓募疏

江城文章之區大儒之域也舊有鎮蛟之宮兼以識隱龍沙尚神仙家者歸焉及馬駒選佛上藍浮屠氏之教因而競起於是二氏之說行而修廢舉墜靡焉成風文章之區未有過

而問者噫可歎已李子曰江城故有文昌宮云創自萬曆四十六年中使潘姓者規模闊遠璇題柱礎匝以石闌皆雕鏤爲之崇禎間臬司江公重修戊巳之變江城廢宮榛莽不勝蒿目其大者三學黌序幾等瓦礫賴鄒魯之靈當事次第修舉於是宮牆巍然改瞻文昌有神儒門精光炳耀之府往者多祀學宮之側以其表裏儒門其典有自不獨宜與瓊觀琳宇媲美已也即以瓊觀琳宇媲美彼夫蛟宮馬藍亦且繼學宮而興矣表裏儒門所當臚祀典者又烏可已乎史稱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斗魁匡戴司命司祿等六星曰文昌宮則凡在文昌宮者斗魁主之式斗魁以欽北辰敬天之道也敬天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祿命在其中矣江鄉文運蒸蒸方起神之聽之所謂追往哲而繼盛美者誰非聖人之徒歟而可令其不得與二氏同增焜耀也哉

虔州鳳凰臺重建石蓮庵募疏

吾邑念庵羅文恭公從新建王文成倡明理學新建督撫虔南日公數過章貢因與何善山黃洛邨二公爲性命交二公皆雩人入陽明室名與龍溪緒山齊語曰江有何黃浙有錢王是也公之善何黃者人未盡知今攷贛志何黃傳亦無言及與公善者嗟乎是豈可逸哉余每讀石蓮洞集見所與文成及何黃二公往復論學書不下千百餘言而家藏公手蹟致家學博訥齋公有云春初如雩了善山公葬事區區束裝在元日適得洛公書則此心已在羅巖上矣若是公一日何嘗忘虔州哉當時虔之士爲公門下者託以蘭若卜築於郡之鳳凰臺爲公講德問業地且置有贍田若干畝以垂永久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九
兵後余客章貢者再訪公之故蹟杳不可得而所謂鳳凰臺者荒爲榛莽遑問贍田哉辛丑之雩陽遊羅田巖與孝廉易去浮梅子鶴諸君賦詩紀事咸感異代來遊甲子之同蓋昔者嘉靖辛丑爲公來雩歲也鳳凰之祠嘗寤寐於懷而託之若難其人今僧真源來章門募建此庵實獲我心於是遂樂爲緣起擬即以石蓮庵題之蓋石蓮洞爲文恭公故居旣以不忘公且使過此地者一瞻顧而即起仰止之思即世遠代隔皆得羹牆見公而親炙之者又豈與荒煙野草共深禾黍之感乎哉嗟乎爲浮屠氏崇飾夸誕人或然疑參半若夫廣勵風教則凡有心者所同有事也真源浮屠而具此志願可進而與吾徒語矣

契真寺募建瑞經閣疏

贛之田邛有羅漢經不知始於何代傳有十八儒生投宿比曉不見遺此經中多水懺文間以萬五千佛菩薩及藏經名號古澤堅栗爲藏經紙無疑墨光炯炯字畫端麗共十八卷遂曰羅漢所書據朱瀑泉記寺灾此經飛入瀦潭直指使見舟底火光命汨者得之今水火痕迹現存又云寧藩取此經去感夢仍送還寺瀑泉王孫也所聞或有之又經無首尾傳紀或爲人所翦截殆未可知又據經首三藏流支在胡相國秦太上文宣公譯或謂姚秦時物吾觀凡經多曰姚秦不必傳會也近聞有縣令置經膝上繙閱遂以毒隕又聞某撫軍請經入署有紅白蛇見之異余意所重猶不在此獨是經在田邛數十里內人物繇庶雨暘時若歲和年豐疫癘不作且禱無不應又有異者十餘年兵興以來贛當閩粵江楚之衝

萬山險塞窟穴者多兩經距守大小數十百戰破城之際四野非兵即寇此往彼來或不保首領或身被重創或焚其廬舍掠其妻孥傾其蓋藏伐其墳墓甚至門戶盡絕却落皆墟唯田邨安然無事遠近被兵者來相依棲亦復無患謂非此經之力不至此故人思報德建閣崇奉事理宜然市木半埠山中商益直爭購伐木覺有異發恐怖心願償直歸寺焉計木二千五百有奇時谿水驟漲凡商木悉漂蕩而寺木如故且涌入回流轉旋而下比至寺門叢棘阻抑不復去此一奇也又有人施大木一株五尺合圍突有爭得之者發衆僕往舁僕墮嶺十餘丈木亦涌下首尾高半尺中一坎卧僕焉同役倉皇手舉大木出乃禱祈願以木歸寺而僕者甦及舁木非數十人不能舉始知神之示現甚赫也繇是感動闔邨農事方作約夜爲運甓自河及寺人林立遞相手授十萬甓一夕而盡丙申余來贛迎經至嵯峨山展觀護經僧衆乞余爲疏莊嚴經閣立禪堂爲永久計余思有功德於民者宜祀之況經之感應如此耶因備述之以告夫臨涖斯土下至士紳編氓宜各種善因自求多福焉至經云萬五千佛菩薩名號未足爲多有億萬微塵諸佛菩薩中側入一座是在發露已過出大誓願悉求懺悔此又一經大旨余不惜爲衆披陳之也

地藏菴疏

小園滇茶一株花開大異凡植余往以詩易之地藏僧有羣鶯不換換名花句相傳以爲美談庵依灌城舊址從土埠望之鬱鬱蒼蒼並不見有庵者循級委折而下得庵焉無多屋

宇負岡面池締構秀野佛像莊嚴前後左右非種蔬則植花竹無一曠土皆僧定慧拮据成之亦精藍也余每厭城內塵緣紛沓同博庵學憲遂初掌垣過之飯伊蒲快談竟日以爲常因相與約曰會城內外不乏名梵古刹惟此一笏袈裟地頗宜於幽人韻士堪結香火之緣韋馱殿之前俯臨池廣不容趾拓而築之環以朱闌池內放生種菱藕周遭植桃柳芙蓉更於高岡結一茅亭登可望遠則西山南浦風飄雲樹居然在目不幾芥子納須彌稱勝槩乎僧曰池非我有費將安出余曰名藍古刹偶然修建動需數千百金非當道大宰官不能任若此小小點綴隨其願力不過各釀數緡便可有池有廊可棲可遊可歌可詠世外相對安見白蓮香山之社不踵於今日乎二三同人當不河漢吾言也適小飲滇茶花下

僧來索書遂走筆付之

募修三江橋疏

李振裕

余宅憂卧章水上有浮屠氏造而請焉其言曰廬陵舊有三江橋向修於公家大冢宰今圯矣將謀所以復之乞公疏以告四方時有負土之役弗遑也乃致書郡太守郭公邑令于公曰橋梁道路亦王政之一端也公其加意於此乎孟冬之十五日溯流及郡則兩公業爲疏題經始矣余抵里門見有儒衣冠者曰黃嗣貞及某某余乃揖而進備賓主禮三子皆曰願公一言爲三江橋倡余謝不敏曰余學聖人之道者也烏能以福田利益之事倡導鄉里哉三子應聲曰否否此未可以概論也某之所以力請於公者蓋將爲德於民兼施濟之利勒之貞珉播之遐邇承先賢之遺澤垂利賴於無窮此

固公之志而某等專以此望於公也余謝曰如子言誠知道者但余隨先司馬宦遊閱歷南北幾徧獨旋里不數數實未覩所謂三江橋者請晰言之可乎曰唯唯問其所以得名曰橋在郡治之北二十里其流出於坤谿與鄢原及所謂山前者合三江而統匯於茲則先廷尉琴岡公之故里也問其經始之人大小之制曰橋之來也久矣明隆萬時嗣貞之先曰永齊躬募而修之增四墩爲五三洞爲四叙而傳之者則陳蒙山先生也功甚勞而制未備傳二世爲嗣貞之考穎甫氏孺渾以橋故謁冢宰晦庵先生先生慨然以修復爲已任規畫審視較昔綦詳爲撤木而礮石焉首捐金若干自郡邑大夫下及鄉之耆老士氓斂三千金以助經始於己巳迄甲戌凡六年橋乃成蓋明崇禎間事也歐陽醒庵先生爲之記至今頌大冢宰之德於不衰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三江合流其勢迅激不可遏而荆楚粵閩四達之衝也當春霖暴漲時輶車驛騎往來踐更士卒將天子之命動關民瘼軍機者至望洋不得渡其廬吉二邑之有事於城者徑道紆迴旣遠且勞冒涉危險又常有風濤覆沒之憂此君子所以動念也曰嗟乎此橋誠不可已夫以數十丈之橋拯百千萬人於不測之地其旁及於荆楚粵閩凡往來吾郡無遠近之人莫不蒙其利焉況昔之撤木而易石也歷歲多而爲功難今因其石而補綴之則力省而效易吾知助財與力與工與米粟者之踵相繼也當事諸君子登高而呼九邑之人與夫荆楚粵閩舉凡東西南北往來絡繹無遠近之人莫不踊躍贊歎以助其成不旣休與雖然天下事不患於不成而要期於可久昔

之人規畫於此可謂審矣今未三十年復有崩頽之患蓋由
 溺於因循冥止委斯民之大利任其疾苦號呼側足於尋常
 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畫一策出一議救其弊於傾危
 未甚之際及隳然大壞乃全舉而委之後起之人嗚呼必有
 任其咎者矣今者黃生嗣貞承其先三世遺澤思為利於無
 窮其志可以為後世法一宜書僧智談大發願力思以津梁
 世人結茅趺坐虎豹見之不敢逼二宜書吉之人士與凡道
 所往來者皆追思晦庵冢宰之遺德屬余繼其事三宜書雖
 無三子者之請亦願載筆以從事矣他日橋成當書此為之
 記

引

明

羅子理族譜引

劉 崧

余聞長老言州旌孝坊有羅孝子者故大族也世革代遷羅
 氏子孫散徙不常而旌孝不知何時亦更名平易矣羅氏有
 名性者嗜學篤行人也幼孤惇暨長後遭亂故其先世譜牒
 墜逸而故老亡盡無所考質嘗以質於叔父寬則追憶其槩
 錄宗譜為一幅以示之蓋其可知者也始祖諱希白五代末
 由金陵遷西昌至宋大觀間有以致政為戶買田以供祭祀
 者今其契券可考也不知又幾傳而至吉成生三子長伯英
 次伯壽某縣主簿又次伯霖主簿即孝子也孝子嘗割股和
 藥以愈親疾事聞縣令至為即所居起坊閭以表異之君子
 謂是將有餘慶以大其族者性其曾孫行也夫譜所以追本
 始謹世次也人亦孰不欲其宗譜之久遠且詳而或有不可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九
知而弗傳焉雖聖人如之何哉惟仁者必有後而天之報施恒在善人況孝子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寬則有焉嗟乎又安知方來之慶將有大耀於羅氏者不在性已乎

橫林草堂小引

費 家

橫林草堂寒家之世居也先祖贈少保樂庵府君子男五人俱課以經學伯領鄉薦仲由進士仕終少參叔贈如府君季贈編修幼與伯同樂庵公天性孝友以睦於家因扁所居曰孝友堂五支子孫至今同居之詳見李少師西涯文正公記中其地東自高山落爲平地坡陀隱躍屢折向北土脈墳起如埠我屋枕之南有小溪北有大溪西南有芙蓉峯尖秀特出門對其處鷺湖起東角如幟靈山障北角如屏小溪南緣諸山迤邐入於大溪大溪以北遠自靈山一支蜿蜒西下百

里崛起方石赤色如赭壁立南向而止所謂赭亭山是也溪南山有五峯如筆格者凝然屋傍其尾直闖大溪之澗橫截東顧勢若雲鴻欲飛而渡者與赭亭犬牙相對正在溪流西出處赭亭之下有叫巖諸石遶流而南青山之上有花巖諸石沿溪而北磊磊落落交瑣溪上如織然中流有石一圓名捲績石若自天殞者塞空處儷如砥柱之狀自此上流半里許當兩溪會處鐘石隆然如鐘覆在水際三面臨水一帶平沙可登而望也橫林之地長松落落古木陰森四時與山光水色掩映明媚別來思之有不能忘者近屬文君徵仲圖之置阿堵中形神飛動恍然坐我草堂矣敢求名公爲賦七言長歌揮灑上方以爲斯堂子孫之榮倘辱不拒百世之下讀公詩者知有斯堂堂因以增重也豈不榮甚矣哉

法理管見引

黃 鉅

法理管見何子問刑參斷語錄也訟者之詞真偽備載真則理是偽則理非觀詞察理則是非析而法可定書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非法理之謂與夫法具於律迹耳理存於經心耳經明則心通乎道錯綜斟酌萬變不窮律餘事矣苟惟律是習不得于理則不得其情按迹擬法能免忒乎故儒者通經法家習律儒兼乎法為理明故耳法不能為儒為不明理耳非法理辯別與若臯陶明允蘇公式敬張釋之于定國平恕是賢而儒論刑者龜鑑焉商韓杜張周興來俊臣名為法吏慘刻酷烈千古為戒非法理勸懲與予又謂經載乎理理根諸心用法處事實百慮一致必心公而後理得事如是法亦如是先儒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又非法理本原與集成予作法理管見引非敢自謂有知也亦見予惟因理以從法不執法以違理用心於刑如此云

黎川文緒引

王 材

新城本吳晉以來東興永城二邑境也後合於南城宋紹興中復析南城之黎灘鎮名邑曰新城故新城稱黎川云虞文靖公作新城學記言未縣時故太學說書李公覲直講王公無咎尚書左丞鄧公溫伯處士灌園呂先生南公已生於其鄉有盛名於天下而吳文正公送左令序又言宋三百年儒科撫建九邑惟新城有進士第一人謂張公淵微也先後名賢隱見崇庠功烈不盡著然其節行文章即匹夫一命往往顯名當時蓋又不特四五公而已後來之士景其風軌不可復見則幸其有著述者存而歲月遐悠簡編淪逸今惟盱江

西漢志 卷一百九十九
一集尚全諸賢徒有集名且並其名亡之者亦多矣余退居之暇念前獻之遺旁搜亟錄間得百之一二輯而傳之庶亦盡繼承者之責以無忽此地靈之所鍾於呼文不足徵籍之易去孔子孟子嘆之矣繼是君子尚亦無忘斯義也哉

義倉簿引

董裕

此吾祖豫庵公而下義倉簿也裕荷吾祖餘庇竊祿幾三十年不能以其餘贍吾祖家族吾甚恥之歸自鄖陽之歲割俸餘稍置義田以給吾祖下之不給者然田少利薄其不給猶故也歲戊戌叨司寇之命歸自里中里中之艱食者嗟嗟而是吾祖之下抑或苦之裕於此有重愆焉時有德裕而齎以爲謝者凡三十金拒之不得又不欲私爲己利因割十金奉之吾董大宗祠又十金奉之吾祖豫庵公祠皆爲義倉貲本

計也金入宗祠自有主者裕可弗論而入於吾祖者厖厖一十金所持抑何眇鮮也哉然以義爲利而積少成多是在吾兄弟子侄輩善計而善成之耳茲出前金付侄時養時舉等收掌令待秋成糴穀以爲倉本并與家衆約尚各量力以捐助其間俾百千萬石由此而起其散不分貧富只計口給之即富不待此者推以轉給於人可也收則約日照數還倉欠而不還者非有不得已之故即爲負義後不給之仍議罰示儆散必春夏之交收於秋成仍每石加耗一斗公美利計久遠也允若茲豫庵公而下子孫其世世無飢矣乎夫吾祖樹德豐茂將世世享之爲之孫子者能繩繩弗替抑皆有以自給而家族賴之又何憂於荐飢然貯蓄固天下大命而善理家者不恃無飢而歲爲飢防則是倉之設所以備不虞長恩

愛也是在吾子姓纘緝而光大之因書之以交勗云

刻海潮賦小引

嚴堯日

海潮賦作於唐盧肇空諸陳言騁辨獨知曲諭旁徵原本廣肆初不靳人附和亦竟無人附和之然亦無有能破其說而詆排之者其睥睨橫絕標峻勁特之氣真足與渤海沸流錢塘怒湍相今古已當是時韓昌黎李贄皇二公後先宦袁公皆周旋其門二公維挽建豎壹憑貞氣孤行不受牽茹故公所得振挺良多其它談咏嘲哂舒憤暢幽亦頗有可紀者賦刻具在唐文中而儒生學士傳習者少間舉似鴻博亦或存而不論謹專梓之以貽同志庶見夫布帛菽粟外自有雄劍鼎珍無事區區拾唾沫為也

國朝

重修龍池廣濟橋引

趙京

橋以龍池名志地也以廣濟名志人也志地者何因置郵而得各也志人者何因一真而得名也一真者明莊皇朝戒上人也先是邑南通廣昌驛舖曰龍池其下水聲潺湲沂流而上星石雲疊一望匹練澎湃匯東流溪者凡三四悉從閩隘發源自南梗白茆百丈木瓜湍激紆折數十里而入盱穆廟壬申歲大水橋圯維時遂昌蒼濂鄭侯來莅茲邑甫至均虛糧撤客兵興學禮士洞悉民隱百廢具舉命僧一真題疏繕舊邑人知僧拮据勤瘁而不知橋之再興侯實董成焉丁亥歲復大水加以頻年兵燹向所云廣濟者復圯焉余悲鄭侯之績恐都人士久而遂忘也託衲子再募修之蓋鄭侯莅豐多惠政因以廣濟名其心存乎愛人非若浮屠說有如是作

如是受想也嗟乎世有蒼瀛在又何患無一真其人哉

募築葛溪堤引

陶燿

弋負山臨谿谿由玉山導信陽百川之水入焉諸山隘束蜿蜒奮伏滌洄紆折并流而注於弋東合靈山涔陽諸水西北溯流葛源演瀆南注少折而東合於大溪所謂葛溪是也溪之右地庫土疎鹵泄善下隄之使東逆折以入大溪怒流洶湧衝激排盪勢甚悍葛水弱且狹力不能敵輒并引逆流回嚙其隄故屢築屢潰崇禎甲申弋令山陰王君審度地形儲木石備器用菑樾旣盛畚鍤斯舉五越月而告成比歲寇燹弗靖流亡轉徙農弗獲耕士弗獲學商旅屏足用絀則匱重以災祲交厲積逋二萬五千有奇邑益困敝守茲土者糾紛旁午晨而興夕而入簿書督責之不給其何廢之能舉余視

邑五載邑之士人陳所以興之之利數請於余雖然興之而無其術有其術矣而不得其人猶弗興也弋爲兩粵吳楚孔道舟車輻輳人文炳乎邦國自經兵革害不少甦豈獨山川之咎抑或人事之弗共以至此極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國富而力紓力紓則禮樂修教化明行之而力爲之而成故其舉事也易今則力役日煩宿逋累累峻法以繩其下財困而力絀則眚竅偷生民無樂業安於怠惰廢弛益多故其舉事也難以凋敝之俗行久廢之令而責以難成之事自非邑之賢人君子教之勸之鼓舞以爲之倡其不能以強民也審矣余憫前賢之勞懼隳厥緒經營謀始爰諏爰度問役幾何人工幾何程資粟幾何儲錢罇之屬幾何需其伐石也欲堅其培土也欲厚其隄欲密以深其植欲崇以廣數者備

而廢墜舉雖勞而瘁何敢辭焉邑之士人既有同心必有以分余之勞而復昔之舊者願委心而受教焉

安福縣四十五都募建義倉引

劉昆潛

吾邑東廓先生社與湖山之社所在皆有而三五先生一設東湖一設廣明寺以便出納獨本都山峻道險未有合建者先獅泉公行之於族雖饑饉洊臻此地亦熙然自若明季改革十室九空分貯合積蕩焉無存側聞先君嘗嘆丁亥告荒鄉之餓殍先後殪者二百餘人嗟乎誰無父母待哺不與誰無兄弟啼饑不顧誠有輾轉沈痛欲救無策者今幸際清平可不早爲之所哉隨勸我族各捐所餘設倉已而謀諸康君敬寬王君漢若即同家侄懿叶各捐一二百桶爲倡潛雖力綿亦歲輸有差爰建三倉於外三倉於內以隨地之便斂之

七月散之五月以因天之時借以匱乏息以什一賙以斃獨以通人之急夫同都邇也各捐升斗於有餘之時易也久不爲者輒謂豆區小惠耳或曰暱於鄉私甚顧安得生今復古而井授之而家給之而九年蓄之何如村自爲積亦可利收卹以小康也施由親始無求諸遠勿以善小弗爲毋求諸難社倉亦云

辯

唐

廬江四辯

盧 藩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爲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爲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

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鄩山在閩西註云在歙縣東
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註云
即彭蠡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鄩江南之鄩由
此名也廬江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爲九
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王
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
安爲淮南王賜爲廬江王勃爲衡山王按漢書諸侯王年表
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顏註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
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
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大江之南與
彭澤相接旣得有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
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式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

時人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爲號不因
俗爲廬而名山慧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
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言俗父
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帝南巡
封爲大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
地者必求於古廬山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
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
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
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
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
陽者皆西流匯於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
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爲國者豈限

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爲是
宋

九江彭蠡辯

朱子

潘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
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又曰岷山導江東
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
中江入於海又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
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爲是旣出於聖人之手則
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
以覈其事實是否爲也是以爲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
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潯陽派別爲九或曰有小江九北

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
江則曰漢旣匯而出爲北江江旣會而出爲中江也說九江
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爲漢歷陵
縣之傅易山在今日爲江州之德化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爲
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攷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
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
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
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
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
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
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
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

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潄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

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旣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居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爲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一說者旣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

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爲病者爲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間以爲茗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爲說者亦可謂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灑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辯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夫九江之鑿吾旣辯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入之辯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

及其旣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況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於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庫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

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攷者旣昏憤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爲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則其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祕監旦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子旣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爲甚而兗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爲尤甚是

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攷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澁之例也過九江至於敷

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於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它書攷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漢志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陵陽者丹陽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爲鄱餘二水遂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爲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爲無原而必待漢匯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爲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

則言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旣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爲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即爲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於彭蠡而別爲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爲湖漢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見其爲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爲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水皆會豬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九
爲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零都一水所得而專也至如鄭
漁仲漢水行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於匯
東爲中江入於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也嗚
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揚而見
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
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
儒乃有過爲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逾於河而以
爲導岍岐荆山之脈使之渡河以爲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
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
諸山之名必有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
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
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亦自有可言

而尤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脊脈皆自代北
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
爲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道幽冀以
入於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
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
次一支乃爲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
跨河東度而反爲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亦有襲
其謬者以爲衡山之脈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知其必
不然也蓋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
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徑潭袁之境以盡
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
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於會稽

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衡山之脈能度九江而其度又直
爲敷淺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卽爲荊州之中江
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
潛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它人之
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
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負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
說而強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
旣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攷也因并論之
以俟來者有以質焉

明

禹貢疑誤辯

張吉

貢於嶓冢導漢之下則曰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
江入于海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
入于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峯蔡氏皆以爲彭蠡乃江西諸
水所潴固無仰於江漢之所匯而江漢二水竝持東下又不
見所謂北江中江者執是以疑經文之誤其說甚備愚嘗親
歷其地細觀其說而以經文證之乃知經本無誤二先生之
說皆過論也夫匯本訓迴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於是
迴旋滯瀦潴而爲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
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潴爲鉅浸茫然數百餘里無復
畔岸其匯爲澤蓋如此雖無仰於江漢之所入然實賴其下
流充物故湖水壅闕沮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
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爲匯也若其截入爲澤則但如他條曰
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匯哉此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

于匯本無誤也漢水不言會者為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乎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清漲是已第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竝持東下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竝流為南江者不言可知非謂分支各派判然殊途為二江也此東為北江東為中江入於海亦無誤也而理明義精如我朱子九峯又其高弟乃皆不能無疑於斯何與況經文簡奧其言南入於江東匯為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今却又云本文自有謬處與今水道全然不合不可強解此不可曉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

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今湖口為江漢所匯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却又云於漢水則宜改曰南匯彭蠡於導江則宜改曰南會於匯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橫截而南入於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之誤也蓋經意以為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於海不可泯滅故有東匯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為二水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有取於鄭樵之說以為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三句疑衍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再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皆大水也然渭水洛水皆入於河源遠出閭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

西河志 卷一百九十九
猛流波洶洽而洛渭二水近出鳥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於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爲敵若夫江源出於岷山漢源出於嶓冢旣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揜則漢雖入江猶得各紀其爲匯爲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於兗州則曰九河旣道不兼渭洛而言荊州則曰江漢朝宗于海對舉二水而竝言之貢之立義精矣嗚呼經賴真儒而明貢有朱子及蔡氏者爲之辯析其義猶晦信夫說經難矣

鄱陽王捨宅爲寺辯

王言綸

封建之不可復審矣漢初去古未遠遂乃大啓土宇分王子弟然僭侈無度尾大不掉多以罪廢國除不若衣租食稅無君國子民之責者更爲安全也晉懲魏之孤立廣建藩屏而

八王樹兵敗不旋踵國祚亦隨之益足明封建之不可復審矣宋齊以降封建諸王大抵有開國之名無就國之實諸王壯者入則爲公孤卿士出則爲方伯連帥其或幼冲未出閣者亦得假節鎮之銜以上佐行府州事府謂都督州謂刺史也且其時疆宇分析方州割據有屬籍在北而封邑又在南方者有屬籍在南而封邑反在北方者其不得就藩之國勢使然耳獨饒之永福寺址世傳爲梁鄱陽王恢故宅捨爲寺予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按史天監元年恢爲侍中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封鄱陽郡王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改授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後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七年進號雲麾將軍加督霍州八年復進號平西將軍十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石頭

戍軍事領宗正卿十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南
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
十三年遷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鎮西
將軍益州刺史使持節如故便道之鎮十七年徵爲侍中領
軍將軍十八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
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明
年改元普通至五年進號驃騎將軍七年九月薨於州州謂
荊州也時年五十一距初封王時凡二十五年何嘗一日至
鄱陽則鄱陽安得有王宅乎且天子之天下受命於天諸侯
之國大夫之家受命天子傳之子孫王縱高蹈止可辭寵利
而不居何得擅捨宅以爲寺乎或曰信如子言捨宅非恢信
已焉知非其子若孫於亂亡之時捨之歟予又曰不然按世

子範起家洗馬祕書郎歷黃門郎遷衛尉卿嗣立出爲益州
刺史開通劍道克復華陽增邑一千戶加鼓吹徵爲領軍將
軍兼侍中復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諸軍
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太清元年大舉北伐以爲使持節征
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安北將軍南豫州刺
史侯景退據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屢疏請討景
不聽及景圍京邑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
同三司進號征北將軍臺城不守乃棄合肥出東關尋泝流
西上軍於樅陽遣嗣告尋陽王大心尋陽要還九江乃引軍
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旣而商旅不通範數
萬之衆無所得食人多餒死範恚發背薨年五十二時世子
嗣猶據晉熙食盡士絕景遣任約來攻嗣出壘拒之中流矢

卒於陣是則範父子皆道死即有故宅焉得至鄱陽而捨之
哉又據傳聞云恢母費太妃失明遇異僧治之而愈遂捨宅
爲寺云云按史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下不
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旣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
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
眼術恢請之旣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
謂精誠所感云據此皆是在建業時事何得云在鄱陽國中
乎且鄱之爲國有一朝而兩王者蕭齊時封鏘爲鄱陽王又
改封建安王寶寅爲鄱陽王是也有一朝而一公一王者唐
高宗時有鄱陽郡公譔又降封郇王素節爲鄱陽王是也使
封於斯必國於斯自古及今曾聞有一城中而二王並處者
耶或又曰據子之言信爲順理但蕭宮之說自古傳之豈盡

誕妄也哉子曰是殆有故按太清中開建侯蕃爲鄱陽內史
未幾遷吳州刺史恃其兵強貢獻不入承聖二年冬上密令
其將徐佛受圖之佛受使其徒詐爲訟者詣蕃遂執之是則
恢雖受封鄱陽未嘗就國而建宅蕃雖食邑開建實因守土
而居鄱明甚後人習聞梁室之有王遂疑宅爲恢宅不知蕃
旣得罪王室或以廢宅爲寺基未可知耳學者苟非具論世
之識幾何不譌以傳譌留千古之疑案也哉

良知辯

羅洪先

余問於龍谿子曰吾記熙光樓若何曰將以求病非言學也
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
以收攝爲余不答已而腹饑索食龍谿子曰是須寂否須收
攝否余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饕餮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

五言志 卷一百九十九
谿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余曰吾人常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而良知明謂聖愚有辯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容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辯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見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谿子曰若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

永初甲子辯

傅占衡

文選陶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在題下註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凡詩在晉時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而已選中陶詩有歲月者獨此是以是說註之以應史文按辛丑是晉隆安五年與皆題年號之說適相違背此註與史傳皆妄也予因就集考之陶有遊斜川詩其序云辛丑正月五日正是年也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歸林則先是隆安四年也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則後此晉元興二年也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則安帝反正義熙元年也歸去來兮亦乙巳歲十一月也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已酉歲九月九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則義熙四年五年六年也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渚田舍獲義熙十二年也陶詩

中凡題甲子者皆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尚在瑯琊未立雖知裕篡代成形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者乎自沈約李延壽竝爲此說唐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蓋始以集考之謂庚子以後不復題年矣不知陶公之節出處大定豈在區區乎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太子靖節傳亦無是語但言不肯復仕而已一在南史前一在宋書後同異若此不妄傳會或曾細考之乎且兩史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羲熙以前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今按詩外文章如祭程氏妹則曰惟晉羲熙三年而已祭從弟敬遠歲在辛亥及自祭文歲惟丁卯一在晉年一入元嘉並稱甲子若以丁卯不稱年爲有意則辛亥不稱年無義矣若史謂題年斷自永初陶永初以後詩即不見其題甲子也若謂靖節知幾見宋武王業日隆遂併沒羲熙反正之號則祭程氏妹不應稱之且隆安中桓元尚未竊號何以亦只稱甲子也或又云陶公今古相傳一段佳話耳子乃善辯之何爲子謂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曾次磊落隨意書年陶公何必藉此爲佳話乎

國朝

敷淺原辯

李 滢

按敷淺原出於禹貢其名最古考書經註疏及漢書地理志皆以爲即豫章歷陵縣博易山又水經云敷淺原在豫章歷陵縣西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一統志云博易山古文謂敷淺原也根盤三十里爲德安一邑之鎮準此三說則敷淺原似非廬山矣然考德安之博易山甚小而卑不足當匡廬

之什一今觀禹貢所載言水則江淮河漢濟泗彭蠡震澤言山則太行王屋碣石太華岍岐岷衡皆名山大川爲九州疏導所攸係茲言導南條江漢之水爲濬江水之經始不應舍其大者言其細者竊以大禹之時距洪荒未遠豫章諸郡之山川未有定名言敷淺原者即蔡傳所云岷山之脈其南一支度桂嶺北徑袁筠之地連延過九江諸山之總名耳謂廬阜一帶并博易諸山皆敷淺原則可謂敷淺原之非廬山則不可蔡傳以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所當紀志是明以廬阜爲敷淺原祇因無可考據傳疑未傳信也按南康舊志山南紫霄峯有敷淺原三大字未詳何時劊石王忠文禕六老堂記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李夢陽瀑布賦溯敷原之上疆其說固非無據者至鄭端簡曉古言遂確然以敷淺原爲廬阜而雲間夏允彛合註又引大禹治水刻石爲證而深辯漢唐註疏之非余於是編之志輿地因詳載經文傳註并諸家之說以爲廬阜最古之名出於禹貢者如此

太白書堂辯

按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有青蓮鄉後廢爲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杜子美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杜修可引范碑解之曰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而黃鶴注引太白廬山諸詩及南康軍圖經太白送姪嵩遊廬山序辯之以爲指潯陽匡廬山而言至近代楊天惠彰明逸事又云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甚歡久乃去客居

徂徠山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故甫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學者多疑太白為山東人又以匡山為匡廬皆非也余考正史及太白年譜天寶十四載乙未白避地廬山為永王璘迫脅至乾元元年戊戌流夜郎已亥半道承恩放還曾文定鞏翰林集序云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又太白居廬山見於其詩文甚夥杜陵之詩蓋願其得遂終隱之志而以匡廬為歸曰不見曰歸來危之乎望之也考吳若杜詩編年載此詩在綿漢梓州間而黃鶴注以為乾元二年作與楊氏彰明所紀歲月不合至曾南豐序又云白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計其地與蜀最近又范氏所為墓碑距太白時不甚遠所云大匡山太白讀書臺尚存似非無據杜公之詩或祝其生于斯者歸于斯又或以已之客所望客之歸皆未可知今為兩存其說云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九

西溪志卷一百九十九
五

